

說海精華

第一冊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者 著 書 本

(序爲繁簡畫筆字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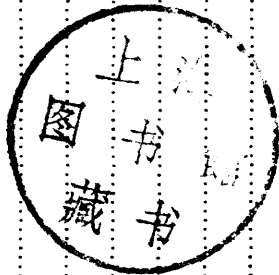
老 蘆	西河漁父	自求多福齋主	江紅蕉	向愷然	包天笑	天恨生	王禪閑	王后哲
胡寄塵	金郎公	周瘦鵑	汪樂觀	沈慕才	沈紅淚	李菊廬	李伊涼	吳羽白
畢倚虹	陸鄂不	唐振常	陳无我	徐暉玉	徐卓呆	侯筱周	姚賡夔	范煙橋
駱無涯	蔣樂天	蔣吟秋	鈕醒我	黃罕珉	程小青	游儀聲	張毅漢	張碧梧



A541 212 0008 2430B

說海精華目錄

一彈	滄州道中	兩個小木魚	教育家之妻	生育上之加減乘除	雪簪騎兵語	捕馬記	藍法師捉鬼記	藍法師打虎記	貧兒院長	頭髮換長生果	金屋啼痕	一星期的買辦
.....
包天笑	包天笑	包天笑	包天笑	周瘦鵑	畢倚虹	畢倚虹	向愷然	向愷然	畢倚虹	徐卓呆	畢倚虹	畢倚虹



說海精華 目錄

怕人山水

徐卓呆

創作後的女弟子

徐卓呆

抱牌位做親的離婚廣告

徐卓呆

被婦女蹂躪過的男子

徐卓呆

生育問題中的閻王

胡寄塵

未能說話以前的說話

徐卓呆

老牧師

徐卓呆

盜癖

徐卓呆

看不見的四幅肖像畫

徐卓呆

第二故鄉

徐卓呆

票語

駱無涯

點頭

程小青

簫

張毅漢

回憶

徐懌玉

試驗品	江紅蕉
疆場日記	張碧梧
將軍休矣	范煙橋
平等主義	張碧梧
臨刑的回憶	王后哲
血髮	陳无我
過去的黃金時代	李伊涼
人格之墮落	姚賡夔
老年會	蔣吟秋
何處是乾淨土	自求多福齋主
松韻的死	李菊廬
名醫	黃罕岷
戰場痛語	天恨生
金錢與聲	陸鄂不

硫化輕	西河漁父
一笑	蔣樂天
病中一夢	游儀聲
十元	汪樂觀
一個新郎的自述	鈕醒我
老樂師的仁慈	唐振常
雛婢哀鳴記	老 蘆
瘋	沈紅淚
肥饒療法	吳羽白
牧牛兒	沈慕才
L L L	金郎公
除夕	趙毓祥
新黃梁	王禪閑
一個出征的兵與一個逃難的女兒	侯筱周



一 彈

天。
笑。

某年月日河南的土匪猖獗得了不得幾個大軍閥家正在那裏爭地盤干涉政權那裏管得到爲民除害所以一任匪蹤所至搶的搶掠的掠如入無人之境後來經百姓們幾次的籲求方始派了幾隊兵來這些兵一到老百姓們又是個恐慌什麼拉夫咧封船咧要教人供給一切咧常常鬧得雞犬不甯要是你果眞能殺打退土匪使百姓安居樂業暫忍一時的痛苦倒也罷了無奈他們的打土匪宛如和土匪約定了的今天算是官兵追過去土匪退了一陣明

天又是土匪追過來官兵退了一陣如是官兵和土匪送往迎來的約有半年之多土匪是出沒無常官兵也盤據不去他們竟全變了這地方的土著把這裏的老百姓全佔據了他們的田園廬舍他們官兵和土匪總每月開一二次仗或者是上官的督促或者是紳士的要求其實這種送往迎來的開仗無非遮人耳目而已所以兩方面開仗聲勢很大告捷的電報也說的冠冕堂皇總是斃匪數百人直搗匪巢等等老文章簡直沒有這回事炮火連天

鎗聲震地。其實也多半是空的。每開仗一次。大概可以報銷軍火若干。慈善家聽得了很贊成。說與其一炮一鎗開出去打死無數人。大家開個空炮。空鎗。就得了。主張非戰主義的也說。土匪難道不是同胞嗎。人類與人類。何苦血肉相薄。因此官兵與土匪幾次開仗。不會傷了許多人。只怕這也是件好事。

那一天官兵一方面的臨時醫院中。忽然有個傷兵來了。原來新近他們和土匪又開了一次仗。這個傷兵喚做王得勝。一個流彈飛來。正打在他的胸骨的左偏。那個軍醫倒是個好手。他們組織了這個臨時醫院。正沒有事做。倒給軍士們治胃病。醫醫眼疾。看看花柳病。今天忽然來了一個正式受了彈傷的。

兵士這醫院裏就要忙起來了。這位軍醫姓吳。叫做吳飛白。他。想。這。個。王。得。勝。一。定。是。熱。心。能。打。土。匪。的。了。不。然。爲。什。麼。一。向。官。兵。和。土。匪。你。追。我。我。追。你。鬧。着。玩。的。怎。麼。這。一。次。土。匪。竟。結。結。實。實。的。餉。以。一。彈。呢。這。必。是。他。真。心。的。要。打。土。匪。土。匪。恨。極。他。了。纔。放。了。這。個。實。彈。的。鎗。

那時吳飛白很辛苦。很子細的剖開他的胸腹。把那顆彈子鉗了出來。一瞧心中暗暗納罕。想這個鎗彈是本軍隊使用的鎗彈。他這一次因爲土匪開仗。纔受了傷。這個鎗彈應得由土匪處打來。怎麼是本軍隊使用的鎗彈呢。土匪當然是個烏合之衆。有的是有鎗階級有的還是無鎗階級。就算是有鎗階級怎

麼却和我們軍隊裏相同呢。難道我們軍隊裏的鎗。土匪却和我們相同的嗎。再不然便是打過大敗仗。被他們奪去了鎗械無算嗎。可是常常送往迎來的。玩意兒沒有損失鎗械無算啊。就是被他奪去了鎗械。這子彈怎麼也會奪去呢。

吳飛白把王得勝醫治得漸漸好了。而且看護得非常辛勤。王得勝沒有錢。吳飛白還借給他。用王得勝對於吳飛白似重生的父母一般。過了幾天。吳飛白私自問他道。我要問你一件事。你可告訴我嗎。我自從你受傷以後。一向把這個疑惑埋在胸中。從前因為你的傷沒有十分好。所以不敢和你多講話。多講了話。要傷氣於你的創病。不宜現在你已經好了。我

倒要問問你。不知你肯告訴我罷。王得勝道。我的命還是先生救的。先生有什麼話。知無不告。請問是什麼疑慮。

吳飛白道。你受傷的時候。一個鎗彈打進你胸部。我要問你。究竟是土匪那裏打來的。不是王得勝道。確是土匪那裏打來的。吳飛白道。我聽得你們兩方面常常發空鎗的。你怎麼吃着他這一個實彈。王得勝道。我也不明白。大概是我在倒霉的當兒。聽說這一次土匪也是出差。綁票回來。所以鎗子沒有去淨。我們大家以為還是玩這空鎗的把戲。不知一彈飛來。正中了我險些兒送掉了性命。吳飛白道。這倒不去管他。只算你中了一個流彈。我所疑惑的還不在此。

因爲我在你腹部鉗出這個鎗彈却是本軍隊使用的鎗彈土匪難道也用這種鎗也用這種子彈這是我一個大疑問了。

王得勝歎了一口氣道吳先生好在你是自家人也不會到外面去說而且你是我救命的恩人我何必瞞你講我們的鎗械和土匪的鎗械很有許多同式的你道這種土匪是什麼人本來有大半是原來的軍隊潰散下來他們帶着鎗械走的帶兵的人怕他報復也就隱忍不問了所以發給我們的鎗械和從前發給某軍隊的鎗械是一樣後來某軍隊潰散了他們帶着鎗械走此番這土匪內某軍隊的人就不少鎗械又是個流通的東西轉輾入於土匪手中只

要能放鎗的他們就可以得着這鎗械。吳飛白道鎗械的事已經開命了他們又那裏來這許多子彈呢王得勝道起初我也不知道就是今年上半年軍隊裏老不發餉我們軍士窮得什麼都當盡了這裏的排長他和我說你怎麼愁窮現放着值錢的東西在那裏我說我連一件老布棉襖都當了什麼還有值錢的東西除非軍衣是不好當的他拍拍我的子彈匣道這個也值錢我道這也可變錢嗎他點點頭我想反正打土匪放空鎗不要多費子彈留多少使用其餘都可變錢我道子彈怎樣的變錢呢難道有人來收買嗎排長道不用多問你交給我子彈我交給你錢就是了。

吳飛白道：「後來你把子彈賣掉了，沒有王得勝道賣了。怎麼的交易法子，却也奇妙。那天晚上說是明朝早起，要和土匪接仗了。排長來和我說：『你把子彈交出來，我們要開始交易了。』我便把子彈交給他們。便一夜天不知忙些什麼，在黑夜樹林子挖了些深坑。到明天便開仗了。始而吾軍稍却，退了有五六里之遙。忽然吶喊一聲，我軍衝鋒殺出土匪，也就退却。我軍追了他有十里之遙，土匪便散開來了。這一場斷殺我軍小挫，大勝。領兵的便打電報告一次捷，又可以報銷些軍火子彈等費。」

先生起初我也這般想，不知此中大有作用。到了明天，排長就把子彈的錢交給我，了原來這不是打仗，却是一場交易。他們半夜裏忙的是什麼，把要賣出的子彈掘着坑裝在裏面，外面再做一個記認。這個記認土匪是早知道的。土匪打來時，吾軍退却，把這些埋鎗子的地方讓出土匪，便一一掘取掘出多少子彈，給多少錢，便安放在這新坑裏，到安排定了。他們放一個符號，官兵知道他們子彈運盡了，便吶喊一聲，追上前去。土匪也自動的退下。從新坑裏起，出賣鎗子的錢分給弟兄們。這法子，你道好不好？」

吳飛白道：「噯，原來如此。但是土匪和你們官兵各放空鎗，他要子彈做什麼？」王得勝道：「先生真跌了他和。」

官兵果然互相諒解。放的是空鎗。他搶劫起來。對於老百姓。那都是實彈了。我所受的一個彈子。應該是打。在老百姓身上的。却誤打在我身上。這多們背晦。

笑 西

▼懶惰的克勞

(廣變)

克勞的母親吩咐克勞去買一斤酒一斤醋去的時候。帶了兩個很大的瓶。那知克勞還來的時候。他手裏只剩一個瓶了。他的母親問他道：「克勞啊。再有一個瓶呢？」克勞說：「我因為兩個瓶太重。所以把一個瓶拋去了。」他的母親道：「那麼。你不會買酒麼？」克勞說：「酒是買的。」他的母親道：「那麼。你不會買醋麼？」克勞說：「醋也買的。」他的母親很詫異的問他道：「你既然只有一個瓶。怎能買兩樣物兒呢？」克勞說：「酒和醋都買在這瓶內呢。」



滄州道中

天笑

有一年在初冬時候乘着津浦路的火車傍晚時到了滄州火車上汽笛嘍的一聲驚起了成羣的寒鴉盤旋天空好似覓不到一個枝棲黃金色的楊柳搖曳在夕照之中却比南方凋零得遲火車裏的客人經此長途旅行不免都有疲倦之色也有的正在睡鄉却被一陣子車站上人聲喧雜和那小兒的聒噪從睡夢中驚回來揉着眼睛向那朦朧中的車窗裏望出去知道是到了滄州車站了

一方面是個車站木柵的外面站着許多賣梨的賣

雞子的賣燒餅的以及許多老頭子小孩子的災民各攜着一隻籃在木柵的上面伸了出來幾個車站上的巡警手中執着藤條往來梭巡對於老年人作種種的示威運動那藤條却還不敢向他身上抽要是有小孩子從這折斷的木柵中擠身而進被那巡警老爺見了便要痛打一頓

車窗那邊的一方面却橫了七八條軌道離月臺稍遠處一帶短樹豎了幾根木柱把鐵絲牽蘿扳藤的圍起來也成了個短柵可是已經開了好大的幾個

滄州道中

缺。口。了。許。多。災。民。便。從。這。缺。口。中。進。來。但。是。那。邊。也。派。了。兩。個。巡。警。在。那。裏。梭。巡。便。這。些。災。民。不。許。近。火。車。可。是。那。軌。道。上。已。經。橫。七。豎。八。有。許。多。衣。衫。襪。襪。白。髮。飄。蕭。的。老。婦。和。那。赤。脚。蓬。頭。徧。體。泥。污。的。小。兒。頭。等。車。中。有。許。多。洋。大。人。洋。太。太。都。憑。着。車。窗。展。覽。風。景。淡。黃。的。頭。髮。披。拂。於。風。前。雪。白。的。手。巾。按。着。那。個。高。鼻。子。似。乎。怕。聞。着。支。那。人。臭。氣。也。不。知。道。他。們。出。於。慈。善。心。呢。還。是。玩。弄。心。呢。還。是。好。奇。心。忽。然。丟。出。幾。個。銅。圓。來。引。得。一。班。蓬。頭。赤。脚。的。小。孩。子。拚。命。的。去。爭。也。有。踏。痛。了。手。的。也。有。跌。破。了。頭。的。哭。哭。啼。啼。傍。邊。幾。個。老。災。民。也。禁。止。不。住。他。們。的。搶。奪。而。且。就。丟。在。他。近。側。的。銅。圓。也。拾。了。兩。枚。塞。在。破。裂。的。衣。

袋。裏。

見。了。小。災。民。搶。錢。打。架。的。洋。大。人。洋。太。太。們。都。拍。手。歡。笑。好。像。歐。美。人。出。錢。教。中。國。人。爭。奪。的。喜。劇。都。不。過。爾。爾。然。而。沒。有。搶。着。錢。在。沙。泥。裏。爬。着。一。陣。子。的。小。孩。子。還。是。垂。着。眼。淚。拖。着。鼻。涕。伸。着。烏。黑。的。小。手。嚷。着。尖。峭。的。喉。嚨。高。喊。洋。大。人。洋。太。太。們。捨。一。個。銅。子。捨。一。個。銅。子。洋。大。人。洋。太。太。們。却。只。是。微。笑。不。語。這。時。又。驚。動。了。頭。等。車。中。另。一。中。國。人。紫。膛。色。的。臉。兒。在。鼻。孔。和。嘴。脣。中。間。留。着。一。抹。鬍。子。披。着。一。件。灰。鼠。袍。子。手。中。拈。着。半。段。雪。茄。似。乎。想。給。外。國。人。搭。話。剛。說。得。兩。句。只。聽。裏。面。嬌。滴。滴。的。聲。音。操。着。吳。語。說。道。僚。進。來。嚙。那。位。中。國。先。生。便。進。去。同。了。一。位。

二十左右的美婦人憑着車窗眺望便把從上海帶來的鸚鵡牌餅乾和他不大喜歡吃的陳皮梅與南華李丟與許多小孩子這時又一陣子亂搶可憐那種最高貴最奢華的振糧滄州的小災民生平從未嘗過的東西在灰裏泥裏掏出來還怕別個孩子來搶便向口中亂塞塞得氣噎淚流又引動洋大人夫婦和中國大人夫婦呵呵一笑他們火車中的華洋賑濟會總算告了一個小結束

這時火車停了有二十分鐘却還沒有開說是等天津來的急行車可是火車中的華洋賑濟會已經告終了一班小孩子們見頭等車裏的華洋太太們也不憑窗展玩風景了恰巧警察老爺們知道這個時

候可以行使職權小災民便也一闕而散却留幾個老災民還是徘徊不去只要車窗探出個頭來他那可憐的顏色便故意的呈顯到人家的視線上去而且這個當兒有一股香味從頭等車後面的大餐車廚房裏透出散颺到各處這股香味在火車裏不論頭二三等的客人都能辨得出這是洋蔥和牛肉同煎纔發出這種味兒那災民一樣的有食欲而且在飢餓中更覺得這香味直透鼻觀可是僅僅這香味終不能果腹不但不能果腹反使胃裏的蟲蠕蠕欲動饑涎只在舌本上似春泉汨汨而流

非但人類中的災民具有食欲即獸類中亦具有食欲那時有三四頭黃色白色的狗跳躍在軌道的中

間時時搖着尾巴張着眼睛向車窗中而睖睖視想見他的靈捷的嗅覺已經嗅得這洋葱和牛肉的香味了平常鄉中的狗每見有奇形怪狀的外國人到他村裏便吠之不已此刻車窗中雖有外國人的面龐時時出沒隱現他也司空見慣或者交通路上的狗他也知道些外交政策國際道義嗎

那時大餐車廚房裏的大司務和那班中國人操外國語呼他爲僕歐的侍者隨意的無意識的在車窗中丟出些吃賸的肉骨和麵包上的邊皮却不想因此便引起黃白之爭黃狗的地位站得好恰有半塊明治豬排丟在黃狗距離三尺地白狗却離此有一丈多遠連忙竄過來却已被黃狗以勢力範圍所在

得有優先佔有權竟毫不客氣的獨吞了白狗大怒咆哮起來一場爭鬧却被守中立的一隻花狗拖了半隻由德州吃賸一把瘦骨的燻雞去這也算是鷓蚌相爭漁翁得利了

可憐啊還有一個想做漁翁的人類却是一個沒有脚的殘疾乞丐他的年紀也瞧不出大概在這個地獄世界已經有三四十年罷他用手幫着臀用臀幫着手在地面上移動他身上衣服分不出孰是衫孰是褲破裂的地方還用那種厚皮的紙包着他慢慢的從短樹缺口處將身體挪至軌道又慢慢的移至與車窗相近他正仰望着車窗中丟出的肉類和麵包屑他還羨慕着黃狗白狗花狗等有這跳躍的

脚他並且豔羨黃狗白狗花狗等在這天氣漸漸的時候已穿了各色的皮裘他怨望天老爺怎麼不讓他變做一隻四足靈便的狗他盼望了半晌只望車窗中丟出一塊麵包恰巧的落在他身邊

然而火車中洋太太正和他洋大人說笑中國大人們又陪着他太太姨太太們進晚餐就是三車等裏的客人也在那裏剝幾個雞子蘸點飢大司務和僕歐穿着雪白的制服也正忙得手足無措誰也沒有留神他誰也沒有瞧見他偶然餐車中廚房裏丟出些殘骨碎麵離他五尺以外他就沒有法想只好眼睜睜地瞧那三色種狗互相爭奪互相瓜分他苦守了半晌還是得不着一些兒只空曠了許多饑睡

俄而隱隱聽得如雷聲一般知道前面的火車來了巡警不願這軌道上還留着人疾忙把那個無腳的可憐人驅逐出了軌道便是這位無腳的可憐人他還不願學那螻蛄的以臂當車他還寶貴他除脚以外的身體和性命他疾忙的也退避到軌道以外去一剎那間從天津開來的急行車已到眼前那頭等車裏有許多大人先生太太小姐玉笑珠香酒痕花氣把個荒寒的原野遮去了我們的車也蠕蠕的動了許多小災民還吶着一聲喊再要尋那無腳的人早已不知所之了



兩個小木魚

天笑

張太太帶了他一個八歲的孫女小名喚做青官的到杭州天竺去燒香便在上天竺一家素飯的店裏吃了一頓飯素飯店裏住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他的營業是專賣大小木魚大者如桹桹小者如鈕子青官便站在他木魚攤的面前觀看不已老頭子道大小姐買幾個小木魚玩玩罷青官搖搖頭恰巧張太太走過來便問你要不要青官說不要老頭子道買幾個送送人也好可憐我今天還沒做過生意咧

兩個小木魚

張太太聽得如此說便買了兩個朱漆金采的小木魚從杭州帶到了上海雜在茶葉藕粉以及種種土儀之中兩個小木魚倒有翹然出衆之觀張太太歸家以後便分派杭州帶來的東西並且要連帶處分兩個小木魚問題青官却也關心便問婆婆這兩個小木魚送與誰呀張太太道我也沒有一定你說送與誰好青官道我說一個送與周家小弟弟一個送與朱家小妹妹張太太知道這兩個都是青官的好朋友而且都是鄰舍便依了他的話分配把兩個小

兩個小木魚

木魚附着別樣物件分送兩家。

如今且說第一小木魚送到了周家那送去的人說這個小木魚我們太太送給你們小弟弟玩的周家稱謝了打發來人走後便喚小弟弟來給他這小木魚小弟弟不要說我又不做和尙要這小木魚做什麼他們到杭州去不帶一些好玩的東西給我却帶一個小木魚我不要一賭氣走了那個小木魚便連帶着茶葉藕粉之類攔在小弟弟母親的房中過了三天小弟弟的祖母到他媳婦房中爲的是商量一件家事只見牆壁間掛着一個朱紅照眼的小木魚便問起這小木魚那裏來的小弟弟的母親說是間壁張太太到杭州去燒香帶回來送與小弟弟

的小弟弟賭氣不要說我又不做和尙婆婆你想好笑不好笑他祖母道他既不要給我罷我佛堂裏正少一個小木魚咧他母親道婆婆拿去就是了便連忙從牆壁間解下這小木魚授與他婆婆

周老太太取了這小木魚來到他的佛堂裏這個佛堂屋子雖小非常整潔上面懸了一軸白描的白衣觀音一個小小神龕裏面供着一尊粉定白磁觀音一個花瓶供着芬芳的時花桌上無非是那些經卷之類一隻高脚的玻璃杯裏面一杯清水一個小磬子本來有個木魚周老太太嫌他太大念佛的時候敲來不大稱手這小木魚進了佛堂大木魚從此可以不受打擊但是也漸漸成了個退院之僧了

這小木魚的身世雖然不蒙恩寵於小弟弟可是由小弟弟母親房中置閑投散的地位移到小弟弟祖母的佛堂中可算是得着一個正當的歸宿地了。他的際遇可也不能算壞啊。但是他的幸運還不止此。周太太有位外孫女今年已有十八歲了。生得美麗出衆取名元機。周老太太非常珍愛。那天到了周老太太的佛堂裏。瞧見了這個朱紅小木魚。愛不釋手。說他雕琢得很縹緗。又說外婆怎不給他做一個墊子。周老太太道沒有人給他做啊。元機小姐道我來給他做一個罷。

這時那個小木魚又被那個純潔美麗的女郎攬入香閨。供養在妝臺之上。他便尋出些鮮豔的錦緞。又

在周圍繡起花來。成了一朵蓬花。讓個小木魚穩臥在上。足足費了三四夜的良宵。這個小木魚宛轉於柔荑之手。輕盈之膝。鏡臺之畔。繡枕之側。享盡了溫柔滋味。便是這位女士號稱針神。可是人家極大的面子。請求他一些手工的繡品。請求不到的。伊竟爲了一個小木魚的感情。爲他費了幾夜的工夫。做了一個墊子。

從此這小木魚很驕傲的盤膝地坐在佛堂之中。受他們的供養。而且因爲這個緣故。周老太太太珍惜外孫女的針線。便移愛及小木魚念佛時也不敲這小木魚。恐怕敲破了這木魚頭。而元機小姐到外祖母那裏來也總要到佛堂裏來。對於小木魚做一個回

兩個小木魚

向可見伊尙不能忘情於小木魚。

以上所述的是第一小木魚第二小木魚便怎樣呢。張太太的用人送去時也說道這個小木魚我們太太送給你家小妹妹玩的朱家稱謝了打發來人走了便喚小妹妹來給他這小木魚小妹妹見了非常歡迎便一路閣閣的敲出去小妹妹還有一個兄弟纔得五歲一見了便向他姊姊要小妹妹不肯兩人一搶便把木魚杵和木魚連帶關係的一根繩子扯斷了。小妹妹得一個木魚而他的兄弟得一根木杵兩人爭之不已他的兄弟哭了小妹妹也哭了他的母親走過來把小妹妹罵了一頓說你的兄弟年紀小你該讓他些兄弟要玩玩你怎麼不給他惹

他哭自己不識羞却還要哭小妹妹挨着一頓罵他賭氣給了兄弟也不要小木魚了。

但是小妹妹賭氣不要小木魚而他的兄弟玩了半天也不要小木魚了這小木魚就拋在他們的牀上那小妹妹的兄弟晚上還是要遺尿的這一天一場尿把個小木魚受了洗禮大家都說這個小木魚只能永遠給小孩子們玩玩却不能再送到佛前去因為他已經受了污穢了從此以後這個小木魚小妹妹爲他受了母親一場罵不要他了小妹妹的兄弟玩得盡興也不要他了他便歸入三隻脚的馬沒有手的洋娃娃糊穿肚子的皮人的一類殘廢院中去了。

不想這小木魚的惡運尙不止此。有一天，小妹妹的兄弟忽然之間在他的殘廢院的籃子裏把個小木魚攆出來，向門限旁邊一擲，到了晚間一個老媽子擊了一個飯盤進來，恰恰一腳踏在這小木魚上，立脚不穩，一個筋斗連飯盤都傾倒在地，老媽子還跌痛了腰脚，他恨極了，說都是這小木魚害人，拾起了這小木魚，拚命的砸去，雖沒有被他砸破，可是朱漆剝落已經大受夷傷了。

又過了幾年，周老太太故世了，元機小姐也出閣了。小弟弟的母親是不信念佛的佛堂也取消了，這個小木魚不知往那裏去了。朱家的小木魚大概在垃圾桶裏罷。當時青官的一個哥哥知道這兩個小木

魚的遭際，有一天忽然提出這問題來討論。有人說這便是環境的關係。第一個小木魚所得的環境好，所以好了。第二個小木魚所得的環境惡，所以不好了。又有人說這關於運命，兩個小木魚就是兩個運命。製造成功的時候早已派定了的。兩說如此，姑存其疑。



▼小說雜談

(無虛生)

寄塵的「心血與糞土」(半月)說小說家得意精心之作出版後竟被人包了油炸餅。拋在垃圾堆。烟橋的「燈下」說主筆的垃圾箱等於歐戰戰場。有多少投稿家對之作春閨之夢。一個是被選出版的。一個是落擯被選的。寫來都是無限感慨。我以為各主筆主任先生。將來對於退還原稿一層。應當設法辦辦。雖說是手續過繁。然而此種稿子。除去抄襲家不計外。都是心與血製成的。一旦任其離流於外。被人糟蹋。若叫那原作者看見。試代他一想。是何種滋味。



教育家之妻

天笑

方家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忽然生了一場病。足足進了醫院有三個月之多。孤獨的悲哀。可算到了極點了。在病勢沈頓的時候。倒也不覺得最難受的是病體漸漸到痊癒的路上。走去便覺得一天一天寂寞得難過。在這個當兒。却有一個慰解他寂寞的人。便是這裏醫院中一個看護婦。一兩個月裏朝夕看護他。陪伴他。服事他。方家毅是身居異國。自然覺得沒有比這個人還親熱。還懇摯的。人非木石。孰能忘情。方家毅的病是一天天的。有希望了。方家毅對於那看護婦的愛情也一天天的有進步了。這看護婦也曾進過中學堂。普通的學問。倒也差不多。名字喚作春子。也是日本一個士族。方家毅在日本是習教育學的。和春子兩情相繾。就有白頭之約。那時候日本女子嫁中國留學生的很多。在方家毅之前。已經有好幾排的。日本女子跟了中國留學生。到支那去了。這裏面貴族家的令娘。也有士族家的。女子也有甚而至於下女。酌婦跟了去的。也不少。每一次留學生畢業回國到中國去的郵船上。總有幾

匹駱駝式日本婦人夾在裏面到了中國有幾個得意的還要寫信給他的同學姊妹說到了中國怎樣的舒服都有奴婢侍奉不必自己操作又說丈夫怎樣的溫柔不似日本男子這般粗暴又說中國地方如何好玩房屋如何高大氣魄如何雄厚不比日本地方小模小樣又說在日本平民始終嫁一個平民到中國做了貴人之妻便可與貴族往來連日本在留的官商多瞧得起因此之故日本女子一傳十傳百都要想嫁中國人。

方家穀病愈出了醫院不到兩三個月春子也辭了醫院裏職務和方家穀結婚了這時候留學生娶日本女子爲妻不算一件事也有帶着回國的也有不

帶着回國的也不問家裏有妻子沒有妻子方家穀和這春子結婚仍在日本讀書到了畢業以後方纔一同回國要講春子的容貌其實還不到一個中人之姿好在方家穀是個教育家他與春子的結合完全是感情作用他常說在醫院裏春子待他如何的忠實要是沒有春子已經做異國的鬼了況且娶妻娶德不娶色我並不是豔羨他的姿色啊這是教育家的話人家也沒得說什麼

回國之後方家穀的家中薄有資財比了春子自己家中要好得幾倍雖然比不得回國最得意的留學生做到高官貴族可是方家穀幾年來在教育界卓卓有名也當了幾處校長薪俸不在少數縱不能像

那同學姊妹寫信回國來說得中國地方天上少有人間無雙。可是有幾件的確是比日本舒服第一。就是不必自己操作不必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早晨睡得遲一些兒儘無妨礙。第二中國的丈夫容易制服。一些確是沒有日本男人這般粗暴而且像方家穀又是個教育家。他守着這個日本老婆外面也不出去作狹斜遊。雖然他自己還有個中國老婆。可是在日本太太的那裏日子多。第三中國地方喫東西比日本考究得多。別說中國菜比日本料理好喫。便是種種糖果糕餅一切閑食之類也比日本好得多。日本女子向來是被男子壓制慣的。到了中國來一放縱了他們。把在國內的勤懇的習慣全丟掉了。把中

國女子懶惰的惡風全沾染了。所以日本女子嫁了中國人沒有一個不『貪喫懶做。悶晏朝』的。這也算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了。

回國五六年以後也生了許多小孩子。但是這位日本太太種種日本女子固有的惡習慣都發現了。再到了中國來容納了中國女子許多惡習慣而且住在都會之地更容易放縱。你想方家穀是個教育家。眼睛裏如何看得慣。從前有愛情的當兒視之爲第二生命一般。到了如今愛情的電氣也退了一個老醜的異國婦人見了已經生厭。又是一向縱容了的。對於禮貌則傲慢。對於經濟則需索。方家穀真有不願再見他的意思。因此三言兩語就勃鏗起來。常常

鬧得鄰里不安始而鬪口既而鬪力家庭之內便時時起了中日之戰他的夫人短小精悍衝鋒的力量最大一個頭拳撞去把個教育界偉人方家穀頂在壁上回不過氣來

有一次菊花天氣霜蟹正肥方家穀從蘇州回來攜了數十隻陽澄湖團臍大蟹正想歸遣細君作持螯對菊之舉不知怎樣的大礮一聲兩方開火中日又接仗了那廚房裏的廚姬還沒有知道正把一盤大蟹煮熟公子小姐又圍成一團大家正想喫蟹不知裏面方在作戰準備日本太太見了怒氣勃勃就提起一隻蟹來向方家穀面部打去恰恰打個正着方家穀也怒極了也就在盤中提起幾隻蟹來打過去

日本太太逃至樓上方家穀便在樓窗裏將蟹丟進去一時碎甲滿天殘爪遍地這一次鄰里人家都稱之爲方先生家裏的『蟹戰』

光陰真迅速啊方家穀回國轉瞬已十餘年了這時國內正鬧着五七運動抵制日貨的聲浪甚高尤其是學界中人呼聲最烈方家穀是教育界聞人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家中有一位日本太太因爲這個緣故一般學生界對於方家穀有一種『睨而視之』的態度但是方家穀難道就不與這次運動嗎在方家穀的心理本已憎厭這位日本太太恨不得在家中庭中也高揭『抵制日貨』四個大字無奈一向取中日親善主義不但同種同文而且同衾同枕一時

怎麼翻得過臉來。可是心中總以爲這是一個生平莫大之玷。

誰知這位不掙氣的日本太太自己年近四十也早已兒女成行却是不安於室又講起自由戀愛來了。他們家裏貼鄰有一家米店。這米店有個學生約在十七八歲的一個青年就和這位日本太太發生戀愛關係。這一半也須怪方家穀不能有刑子之化。因爲方家穀起初對於春子情愛甚熱。現在漸漸的冷至零度以下。他是一個異國女子。怎能甘此寂寞。并且日本女子性慾上比中國開放得多。尤其是在中年危險的年齡內。一個米店裏的學生當然聽其指揮不意那一天却被方家穀遇見了。這一次中日戰

爭可算是大決裂了。

在酣戰中日本太太將方家穀一把鬍子扯去。有數十根之多。原來方家穀鬍子很長。一向有美髯公之稱。就是他自己也愛惜羽毛。倘然撚斷一毳。便要歎惜幾天。如今被他一把扯去。一縷數十根。如何不恨。他這時恨極了。正要和日本太太拚命。可是春子正要他恨又騰出手來。再第二把扯他的鬍子。方家穀被他扭住。一時又避不開。爲着正當防衛起見。只得張開口向春子鼻上咬了一口。咬破了半個鼻子。春子一痛纔得放手。方家穀纔一溜烟跑去。經此大決裂後。中日兩方面不能不提出離緣。又經許多友人的調停。也沒有國際交涉。也不會訴諸法

律。還。是。憑。着。一。個。經。濟。上。的。問。題。解。決。了。從。此。以。後。日。親。善。的。話。方。家。毅。對。於。抵。制。日。貨。的。熱。度。愈。高。也。不。肯。再。說。中。

▼女影

(農花)

法國詩人苛洛但羅氏以作神秘派之詩歌鳴於世。近羅氏以戲劇之感動人心尤甚於詩歌。故羅氏近數年來專心致志於戲劇。去年彼曾編有『人間與情慾』一劇。出演於巴黎。閩動一時。莫不允為世界之傑作。現羅氏被派為日本公使。赴任以來。對於日本戲劇精神潛心研究。現編有女影一劇。能在極簡單中寫畫日本之風俗。且日本固有之色彩。純粹保存。預備略加修飾後。不日將出演於帝國劇場。



生育上之加減乘除

周瘦鷗

我總不明白世界中既不幸福而有男女就男管男女管女的自度生活好了爲甚麼定要結婚既結了婚便合在一起共度生活好了爲甚麼定要生育因了這生育問題世界中可就多事咧中國的家庭本來是重視生育的男子娶妻彷彿是買進一部生育機器一般從翁姑到丈夫本身沒一個不希望新婦能生育要是一年過後肚子竟不凸起來於是翁姑和丈夫都漸覺詫異兩年不育便搖頭皺眉漸入失望之境倘到第三年仍是不育那就要設法討小老婆

了。既因生育問題引起了小老婆問題丈夫的愛情自也不免移到了小老婆身上婦人的心地本來褊狹的如何能容小老婆把丈夫的愛情完全奪去性情強項的使天天吵鬧尋死覓活懦弱些的懷怨在心底末後便鬱鬱而死要是這小老婆生育了做大老婆的自然打人冷宮完全給小老婆作威作福萬一也是不育那就和大老婆陷入同樣的苦海丈夫還須去另娶小老婆咧至於他自己的身體如何能生育

不能生育可完全不問啊。

講到生育的話大多數人的心理又往往重男輕女。生了個男不論將來做賊做強盜合家總是歡天喜地。生了個女那就有不高興了。因此有一般婦人連生了好幾個女便給翁姑和丈夫瞧不起的就是他自己也大感不快。心中的苦痛正和不生育的婦人一樣。還有一類婦人容易小產的常有一連幾胎到三個月就滑去了。把身體淘得虛弱却是一無所獲。婦人的心地那能禁得起屢次的失望呢。我眼中還常見一般活潑快樂的好女子長在花香鳥語中。過他們黃金般光陰的。到得一嫁人一生便變了。個沈鬱虛弱的婦人。可憐一朵好花竟枯萎下去。

了我遠戚家有一位姑娘很活潑很伶俐。三年前嫁了人。今年也不過二十歲。光景誰知去年產中得了血虧損症。如今便變了個病夫模樣。鎮日懨懨不能出門。他在學堂中跳舞音樂都是數一數二的。唉。生育的罪惡真是擢髮難數了。

我這裏一幅畫叫做生育上的加減乘除。是從十年前的美國生活報偷下來的。(一)是加說家庭中的加添一個小孩子了。(二)是減說父親衣袋中的錢因了生育小孩一起減去了。(三)是乘又加上兩個小孩子了。父親的眉頭不免蹙緊起來。(四)是除說大兒子已大了。要離了家庭做事去。母親在那裏哭。父親沒了主意。唉。看了這生育上的加減乘除。

生育上之加減乘除表

生育上之加減乘除



便覺得人生的煩惱大半是從生育上發生出來的。何況是煩惱還有許多貧苦的人家因為生育過多無力撫養因而自殺的咧。唉生育啊生育你真是人

我如今沒有旁的話了。我不敢勸人停止生育却不得不勸人限制生育。山額夫人的學說正是他們良好的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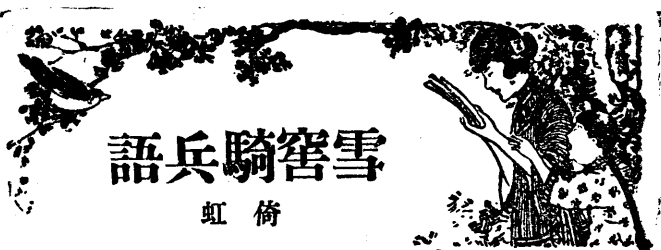
生悲劇的原素。



私生子之喪

(聖勞)

上海的垃圾箱是私生子的棺木。糖蒲包是私子生的衣衾。掃垃圾的是私生子辦理喪務人。看弄堂的是私生子的護喪者。許多圍而視的人是私生子的送葬者。弄堂角壁裏是私生子的治喪事務所。又有一張計聞應稱『不慈罪孽深重禍延顯子……享壽一小時』云云。可憐啊可憐。



雪窖騎兵語

虹 倚

余頃以一種機會得與一退伍之兵語。兵直隸楊柳青人。十四歲投身行伍。為騎兵。戍黑龍江。凡十五年。龍江全境渠馬足殆。馮刃紅鬚子。以數百計。屢瀕絕地。不死。寒夜燈昏。渠為我述往事。兵退拉雜記之。語語存其真。不欲以我意失其本來面目也。

兵曰。余少好騎馬。入伍充騎兵。龍江地迥奇寒。鬚匪飄忽如疾風。非騎兵莫能制。余以是得上馬殺賊於冰天雪窖中矣。

黑龍江每歲五月雪未消。八月雪又積。祁寒特甚。雖六月極熱。非厚棉衣褲不能耐。早晚更不能去裘。凍死極尋常事也。我輩騎兵服裝。衣褲皆皮製。內襯以厚棉衣褲。手套長及肘。亦以厚皮為之。護首以皮冠。冠連面幕。長及頸際。中露二目。每出征歸來。視睫毛上皆嚴霜凝集。非霜也。口中之熱氣上騰。凍而成冰屑。下馬後。十指色白如羊脂。必納之冷水中。久之乃有知覺。始痛徹心竅。更搓之指尖。乃溫。若凍而投之熱水中。肉盡腐。

雪窖騎兵語

北方之馬皆蒙古來馬。販運至皆野性未經銜轡者。我輩騎兵極喜買生馬。以錢不多。馴服之轉售可得。多金遇好馬。恒留以自乘。蓋黃金易求。良騎難得也。故騎兵生活。唯在調馬。長官知之不禁。養馬轉售同儕於此中頗能獲厚利。

余得一馬爲菊花青。巨蹄高幹。性極烈。馬初來營。非特不能騎。人稍近之。咬且踢。人無敢撻。余請諸旅長以馬賜我。旅長曰。汝能乘之乎。余曰。能請假以時日。余願以生命付此馬。馬能我服。天也不能。亦天也。旅長曰。壯哉。乃以菊花青付我。我寄之廐中。日僅飼以草數莖。三日馬餓。利其疲困。乘之一騎而馴服。馬一負忠義肝膽之動物也。我以血性待之。精誠感之。馬

亦視我如至親。他人乘之。乃倔強不受。每出發。余但遙立廐外。一呼即奔。至余前受鞍轡。余騰身上鞍。已絕塵而奔。迴首視同儕登騎。猶未畢也。故余每戰皆前。非余胆壯。菊花青助我耳。有時遇敵下馬。戰余對敵射擊菊花青。立余背後。以首抵余背。不鳴不驚。余偶伏而射擊馬。亦臥地上。不少動。其敏捷若此。不必加鞭行甚速。急行時。腹距地不及一尺。長濠丈許。一躍而過。余之屢危屢不死者。馬力也。龍江雪窖每戰歸。蹄下積冰厚幾四五寸。必一一敲碎之。余每爲菊花青敲蹄。冰前蹄。余以手執之後蹄。渠每自屈以就我。蓋與我親暱久矣。泊前年。余解甲歸。以距家遠。携馬行千里。滋不便。不得已。乃貨之。臨別時。馬悲鳴。我

飲泣嗚呼。及今思之。我生平未負人。但負此馬耳。南游吳越。見馬亦夥矣。方諸我菊花青殆驢耳。

我輩在龍江。剿鬍子最冷。最險亦最樂。每策騎覓匪蹤。出行可不必裹餓糧。遇鄉村人家。但下馬叩門。便得飲啖。村人遇我輩。至誠懇亦至優厚。嘗曰。公等爲我輩殺賊。我輩能不供給飲食乎。報以錢堅不受。故我輩出征人馬。飲食隨地。皆得主人餉銀馬糧。可作純益金收入也。北方臥皆煖炕。家人父子胥共一炕。我輩往往剿匪過遠。假宿民家。主人亦請余上炕。眠雖婦女弗避。忌亦習慣也。若在南方。軍人與人家眷屬共寢處。必譁然起而共繫之。付軍事裁判矣。有一次剿匪遇伏同行。三十五人生還者。纔十二。以

賊在高處射擊。我輩不能仰攻。我輩所立地又在平野。無一可掩護。同人咸伏地不動。可三小時。匪以爲悉已橫屍。乃去。當匪彈如雨下。余面前土地著彈皆塵。起彈去吾顛。僅寸許。顧左右伙伴不知爲中彈。爲暫伏也。自視亦忘其爲已死。爲未死也。嗚呼。到危險時亦不知險。日後思量至堪恐怖。且爲余二十三伙伴悲也。

紅鬍子十九。皆精鎗。馬慍悍不易擒。業鬍者不盡由於生計。困頓挺而走險。其中有具好身手。不爲人所用者。乃憤而投鬍。有避仇家。媿嫩懼而入鬍者。有行伍士卒。觸怒長官。開罪同列。不得已激而入鬍者。故鬍不易爲。必有鬍之胆。有鬍之技。始許爲鬍。知鬍者

乃知當兵易而爲鬻難。蓋有能爲兵而不能爲鬻。未有能爲鬻而不能爲兵者也。

今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亦鬻也。光緒二十六年始棄鬻入官。張亦能騎射。但不甚工。就鬻以論。張尙遠在馮麟閣下也。唯張戍遼。能不畏東隣。以是得遼民心。自佩巡閱使印綬後。遼歲歌大有。去年豐收。達十八成。爲從來所未有。三省之民皆曰。此大帥福也。帥之母初爲縫紉。婦刻苦自勵。遼人皆知之。帥孝甚。人皆不可及。

余隨某軍。曾一度入陝。西軍人入陝。如入寶山。蓋陝中土賤。軍人皆可挾入革囊中。無慮關吏稽征。余家有田地。父母妻孥。差足溫飽。視錢如敝屣。余弗欲土。

同儕力慾。憑謂人皆懷土。汝胡自異。勉應之。繫四十兩於鞍。次出陝。貨之所入。匪細。同儕所挾視余多。多喜可知矣。

潼關誠天險。一面依山。一面踞水中。僅羊腸通往。軍隊過者必散隊。依次陸續進。大隊則不能行。余等同列爾我二人。假以巨砲坐守。此關雖千萬人。那復能過。

余最親愛之官長。某前年忽以事罷。職余乃輾轉。某營營長。某余龍江患難弟兄也。其時某與余同伍。余年少。惟愛馬。他無所戀。渠妻孥相累。餉糈輒不足。以自活。余每得餉。必以半付之。曰。我不需此。兄可携。此以飽嫂。侄市有一麵店。與余素稔。立摺予。我謂憑。

此取麵歲底計值可免青黃不給時余藏其摺而俾一用之已而某生子女家計益匱余乃以摺付之謂兄可以此隨時得麵子女母啼饑矣凡此種種皆舊事相隔七八年某貴爲營長余適隸其麾下以爲必以故人視我乃某視我殊落落我以爲公衆目前當執法以御下不能話舊情我猶諒之已而聞營長之夫人來一日我乃叩營長之公館夫人出見視我瞪目莫對余笑曰某太太汝不識當年送麵人乎夫人曰噫我目鈍忘之矣余笑呼曰嫂今貴爲營長夫人矣那能憶及一小兵嫂珍重善爲我辭兄我亦從此逝矣乃解軍衣付之長嘯出門去翌日營長趣人留我不聽行我笑謝使者曰諸兄弟善事貴人我年力

正強有手有足能騎能射何處不可以報國事人不願居此仰斯人之鼻息也營長知我不可留贈三十金爲我膏秣資余辭不受強再三察其意似誠摯余亦不欲絕人太甚乃受而作歸計此余解甲時事也余北人性直凡人有恩於我者報以死無惜焉余每戰強敵在先砲石如雨官長不退同列不却余不返轡余嘗曰我輩騎兵但須有一好馬一短槍佐以五百彈可以橫行天地間無可畏事無可畏人余生平無他技不畏烈馬能擊飛鳥槍與騎以外無他長也營中每有賽靶之會中鵠多者官長有賞賚余每試立射十中七八臥射十無一失以故手巾毛襪肥皂等獎品充滿余之背囊也

余頃南下見沿杭滬鐵路之駐劄北兵處溫暖之區
 歌太平之曲視我以前之經過同一軍人生活寧非
 霄壤之隔唯余詢鄉人之執兵役者謂此間餉薄南
 方百物昂貴甚苦拮据中有待餉贖家者尤感困難
 此則又不如吾儕冰天調馬可以輾轉得錢之裕如
 矣
 余久處苦寒今來江南甚感溫暖軟龍江行軍覓得杯

水強半泥滓頃飲西湖如醉醴泉今年余二十九江
 南如有用武地我當以十年筋力報之四十外衰老
 恐不勝鞍馬勉為之處處將落人後爾時余亦歸楊
 柳青與老妻相對話少年事如述舊夢矣
 倚虹曰年來我以為國中無兵今聞此兵語不敢謂
 國中之兵無人但無人能用耳

宿小眉
 山館呈
 縣長揮
 衡叔
 倚虹

那齋資退漸清寒一靜能教百睡安昨夜雪花如掌大紅梅壓瘦未全殘
 舊夢如煙萬念虛眼前官閣許圍爐漫天風雪殘年裏幾輩王孫泣路隅
 莫說時人且說禪與君短聚亦前緣娑婆著象渾無賴百代光陰總可憐
 孤館荒寒寄此身摩挲凍柳憶前春井亭橋下西冷水如此清流照幾人



捕馬記

倚 虹

某年冬。余有事於浙之平湖。舟次六里橋。已夜。午風雨大作。泊焉。同舟有水警署長方君。爲我述捕馬阿九事。委宛見告。語罄。天曙。風雨亦止。解維入城。今時越兩年。每聞風雨。輒憶舊談。馬阿九髻。在余目前也。爰記方君言。成捕馬記。馬阿九。劇盜也。縱橫嘉湖間。劫貨殺人。無算。湖屬瀕海。又與江蘇接壤。馬往來跳竄。飄忽靡定。官中無如何。馬勢愈強。黨益盛。顧馬所劫。悉紳富財。又不妄殺人。富者膽落。村居小民。轉不甚畏。馬三五聚談時。且壯其行。一夕。馬忽嘯侶。劫釐局水卡。沈其巡船。擄奪槍械金錢。文書而去。瀕行大聲語局員曰。我馬阿九也。有力者來捕我。勿妄誣他人。馬退局員以馬語。陳大吏。吏怒。下營縣捕益力。期在必得馬。水警長陸某。以捕盜名。馬阿九騷擾處。又多在陸轄境。陸亦久挾捕馬志。苦未得間。至是。陸以捕馬。自任要長官。以三事。一先取重金。若干。購眼線。二領鎗艇。四艘。游弋偵匪蹤。三期三月。捕馬。三月不得馬。解職。以謝長官。官許之。陸乃泛艇漫游。諸港汊。登陸則變易姓名。雜稠。

捕馬記

二

人○中○就○茶○寮○酒○舍○刺○消○息○久○之○無○意○中○得○識○馬○黨○一○
小○盜○乘○醉○詰○馬○行○蹤○小○盜○曰○吾○頭○目○之○行○逕○雖○我○亦○
不○知○來○去○如○疾○風○有○事○輒○轉○以○召○我○頭○目○有○親○信○弟○
兄○十○餘○人○日○伺○左○右○若○我○輩○恒○不○能○望○見○顏○色○邇○來○
風○鶴○正○緊○吾○黨○中○難○免○無○見○利○忘○義○者○頭○目○嚴○戒○備○
亦○不○得○不○爾○非○與○我○輩○疏○也○陸○察○其○語○甚○誠○摯○捕○之○
無○益○且○慮○洩○喬○裝○偵○緝○事○馬○益○有○備○乃○與○小○盜○笑○而○
別○明○日○又○刺○船○他○行○

馬○蹤○雖○無○常○有○老○巢○曰○沈○家○蕩○蕩○居○水○中○蘆○滿○其○上○
叢○莽○不○辨○逕○茅○屋○三○五○罕○有○人○迹○馬○阿○九○挾○徒○衆○偶○
一○至○亦○不○恆○來○事○爲○陸○調○悉○急○掩○捕○至○則○馬○行○矣○窮○
搜○蕩○中○住○戶○於○破○扉○中○得○老○嫗○嚴○鞠○之○嫗○驚○曰○我○老○

矣○安○能○盜○吾○隣○王○嫂○盜○婦○也○其○夫○王○老○小○馬○阿○九○之○
心○腹○王○嫂○日○治○饌○餉○盜○日○落○後○王○嫂○當○送○飯○歸○矣○陸○
釋○嫗○伏○甲○士○於○嫗○室○俄○而○王○婦○歸○筠○籃○中○猶○有○殘○羹○
陸○乃○捕○王○婦○去○以○老○嫗○所○說○質○王○婦○婦○一○一○認○不○諱○
但○叩○首○乞○恩○陸○曰○罪○不○及○妻○孥○盜○婦○無○死○罪○惟○治○饌○
餉○盜○汝○亦○盜○也○於○法○當○死○汝○能○招○爾○夫○來○縛○馬○阿○九○
以○獻○我○當○赦○爾○夫○婦○罪○且○賞○千○金○更○畀○而○夫○一○末○職○
婦○曰○馬○阿○九○遇○吾○夫○厚○吾○夫○烏○忍○負○阿○九○陸○佯○怒○呼○
左○右○趣○斬○盜○婦○婦○觥○穀○請○姑○緩○斧○鉞○容○招○吾○父○來○徐○
圖○之○此○時○吾○夫○隨○馬○阿○九○遠○颺○吾○亦○無○從○羅○致○陸○曰○
善○解○其○縛○嚴○監○視○而○厚○飯○之○
明○日○覓○王○婦○父○至○一○龍○鍾○叟○也○陸○語○以○故○叟○曰○吾○婿○

無行吾恒憂其不令終今許其自新深感高厚我當招其來能捕馬阿九否我不敢必叟去輾轉覓王老小越旬日始偕來謁陸初猶恐懼不敢前陸曰我非賺人者彼來庸何傷王老小至驚怖不敢仰視陸曉之曰我與汝無多語汝能縛馬阿九者盡赦汝罪更賞千金畀一官不則汝速去我先殺汝妻他日捕得汝刑與汝妻同我今日不殺汝縱汝去者以汝來乃汝妻父招致非我捕得我生平不願以詐術賺人也禍福汝自決語畢呼左右擁王婦至與王老小相對跪王婦泣語王老小曰嗟乎我之死繫君一諾王老小亦悲不能已涕泣如雨下蓋殺妻賣友兩都不忍何去何從頗難裁決也

捕馬記

已而王老小曰馬阿九勇猛勝我十倍小人實無力以縛馬陸曰汝不能縛馬汝但以馬之蹤跡隨時密告我率軍隊來汝更爲內應功亦與縛馬等王老小游移不忍婦揮涕以勸王老小乃署諾留其婦爲質愕然自去久之無消息陸又趣人敦促之一夕王老小冒雨倉皇至謂馬阿九甫歸自滬在沈蕩之北觀音灘召集部曲將大舉捕宜速過三五日刮一巨典後將遠行陸又詢馬居觀音灘何許王老小曰觀音灘四圍皆竹蘆灘西一小橋過橋數十武叢箐中有紅牆破寺即馬棲息處也唯馬防衛甚嚴灘畔漁父十九皆其耳目望見官艇旌旗便犇告馬兵來宜秘陸笑曰老夫捕盜三十年詎不知進退汝母喋喋爾

捕馬記

四

時。我。自。有。策。王。老。小。忽。忽。去。謂。久。不。歸。馬。必。疑。我。陸。亦。不。留。王。約。翌。日。薄。暮。內。應。捕。馬。王。老。小。既。去。又。返。告。陸。曰。明。日。公。等。來。勿。遽。攻。寺。寺。後。有。荒。墳。四。五。可。伏。兵。其。後。見。我。從。寺。中。出。果。仰。天。以。手。搔。頭。者。再。進。百。無。一。失。小。人。慮。馬。阿。九。爾。時。或。不。在。寺。兵。撲。空。巢。轉。驚。馬。去。功。虧。一。篲。陸。曰。善。此。著。甚。周。密。笑。語。曰。爾。能。棄。賊。來。歸。一。幹。吏。材。也。

是。夜。陸。乃。移。舟。泊。沈。蕩。次。晨。雇。江。北。魚。翅。五。六。艘。水。兵。悉。易。老。農。破。衲。藏。利。械。匿。艙。中。陸。亦。衣。篋。笠。倚。篷。窗。理。網。趣。船。娘。蕩。槳。錯。落。前。進。抵。觀。音。灘。灘。畔。果。有。漁。父。見。來。舟。問。何。往。船。娘。應。曰。捕。魚。漁。父。不。疑。聽。其。前。進。陸。覩。無。偵。者。停。舟。登。灘。遙。望。果。有。紅。寺。在。萬。竹。

中。率。來。水。兵。凡。二。十。六。人。陸。命。以。四。人。守。船。以。六。人。守。橋。防。賊。遁。餘。十。六。人。分。三。路。詣。觀。音。寺。會。於。寺。後。墳。次。陸。自。率。兩。健。者。先。驅。將。及。寺。紅。牆。聞。寺。內。有。人。聲。陸。伏。林。中。蛇。行。以。達。墳。後。屏。息。以。待。時。已。日。薄。隴。噉。矣。

俄。而。果。見。王。老。小。携。漁。具。出。張。目。四。顧。仰。首。看。天。以。手。搔。頭。陸。喻。其。旨。覩。王。老。小。入。急。率。兵。循。牆。偃。僂。以。進。遠。過。寺。後。達。窗。下。聞。窗。內。有。聲。曰。老。小。汝。胡。不。再。進。一。杯。陸。聞。聲。知。爲。馬。阿。九。率。兵。疾。入。大。呼。捉。賊。入。門。見。室。列。巨。案。案。上。列。熟。蟹。兩。盞。殘。甲。狼。藉。盞。畔。瓦。杯。三。四。中。有。殘。酒。馬。阿。九。短。衣。踞。坐。案。上。足。踏。一。酒。甕。身。左。右。列。兩。長。鎗。右。手。方。執。杯。見。捕。者。猝。至。急。擲。

杯躍起。一手欲舉鎗。詎王老小已乘勢先奪去。一兵突出馬。阿九身後緊抱之。馬急不得脫。奪抱者手鎗碎然。四擊抱者在身後。鎗不能達。抱益堅。門外援兵聞聲。齊集馬。阿九手中鎗又彈盡。遂被縛。諸兵方搜餘孽。見牆隅一賊伏地扶之不起。視之乃王老小。已中馬。阿九彈斃矣。馬見老小屍。瘁笑曰。王老小我不圖死。汝手中汝又安知我先殺汝也。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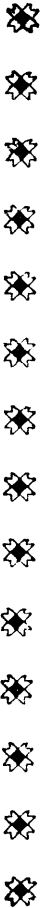
盜也。豈獨我。我不諱言盜。我之盜盜以正。可盜則盜。不可盜則止。孤寒之家。我不忍盜。中落之戶。我不屑盜。不仇我者。不血吾刃。殺人雖多。無一冤魄。我雖盜。固心安理得也。陸呵曰。盜矣。那復有理。馬更狂笑曰。然哉。然哉。無理者皆盜也。試問年來執政貴官典軍藩鎮說理者。幾人。彼輩盜國。我輩盜錢。同一盜耳。何厚責我。陸曰。汝狂易矣。雖然。我甚愛汝。頗惜汝死。馬笑曰。我苟鬪官中之富貴者。我貴久矣。今日或駕公上。我恥爲官。故甯爲盜。作官志不過得錢爲盜。亦意在溫飽。取逕各殊。庸何傷。吾半月前遊滬。挾金甚豐。買笑娼家娼之媚。我者甚至與諸客縱博。客驚我富。尊我諛我。又不殊貴顯。我心甚慚。久亦能安。幾自忘。

爲盜嗟。夫世間所尊者。金有金。便爲貴。人不問金所從來。以是因緣。誰不欲盜。幾視強盜爲神聖之生涯。今不幸爲階下囚。我亦視爲固然。無所怖。無所悔。無所慙。宇宙之大。黃金日貴。巧取豪奪。十人而九。特操術不同。強盜之名。又烏足辱我。陸閉言微。囑語馬阿九曰。爾疲矣。可稍休息。賜以酒肉。阿九稱謝。且飲。且啖。談笑自若。醉飽。鼾眠。舟抵縣城。猶未醒。其從容鎮靜。有如此。

明日。縣令坐堂。皇鞠馬阿九。馬睨而謔。無一諉卸語。其餘黨若干。馬笑曰。更僕難數。令曰。名字誰何。一一。

具陳當依法捕治。馬曰。諱盜之名。行盜之實者。實我黨也。捕不勝捕。我果一一告官中。恐無此大獄。令慮其妄語不多。訊嚴械下獄。湖之人久震。馬阿九名。是日聽訊者。滿廊下。覩阿九威儀。言語嘆曰。此壯士也。天下無道。遂令斯人爲盜。可悲也。

又明日。以軍法肆馬阿九於市。論功行賞。王老小妻得金五百。持金泣曰。吾夫以我故。賣友至死。身亦飲彈。是殺吾夫者也。嗚呼。遂削髮爲女冠。終身諷經。自懺其罪。



藍法師記

藍法師捉鬼
向愷然

辛亥年十一月。我住在長沙大漢報館裏。我並沒有擔任這報館裏何項職務。祇因這報館的經理和我有些兒交情。就留我住在裏面。當時和我一般住在裏面的人。還有一個新寧的劉蛻公。這位劉蛻公的年齡。雖是很輕。問學道德。却都不錯。他有一種最不可及的本領。就是善於清談種種的奇聞怪事。也不知他腦海裏怎麼記憶的那們多。那時天氣嚴寒。我和他既沒擔任甚麼職務。每到夜間。同館的人都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惟我和他兩人。總是靠近一個火爐坐着。東扯西拉的瞎說。他所說的神鬼怪異的事。居多。其中尤以藍法師的事為最奇妙。而最有趣味。藍法師是新寧苗洞裏的苗子。很讀了些漢書。歡喜和漢人來往。新寧人因他會魔術。都呼他為藍法師。當劉蛻公未出世。尚在他母親懷裏。祇有三四個月。的時候。他父親劉守禮有事往寶慶去了。他母親每夜獨自睡着。偶然做了一個夢。夢中見鄰居一個姓王的婦人來了。牽着他母親的手。說道。我和你是最要好的。你於今肚中有了孕。我特來這裏給你作伴。他母親醒來一想。就吃了嚇道。

這姓王的婦人不是去年因生產死了的嗎人家都說生產死了的鬼最喜糾纏懷胎婦人有懷胎婦人的人家祇要是生產鬼上了門這婦人必定難產甚至也一般的生產死大家起說是生產鬼尋替身我此刻有了三四月的身孕偏夢見這生產鬼來了將來臨月的時候倒要留點兒神才好他母親心裏是這們想因丈夫不在家口裏也不便向旁人說出來過了兩夜又做了一個大肚子的婦人來了也是牽着他母親的手說了許多殷勤話他母親在夢中就認得那大肚子婦人也是因難產喪生的醒來更是害怕不過但是年輕的媳婦家中有翁姑叔伯自己丈夫又不跟前這些鬼話一來不敢說二

來也不好意思說祇得忍耐着等候丈夫回家時再作計較想不到一連幾夜共夢見六個因生產死了的婦人此來彼去的和他母親糾纏直把他母親嚇的夜裏不敢合眼一合眼就見鬼了還好他母親正在怕得不可開交的時分他父親回來了他母親自然將連夜所夢見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父親他父親也不免有些膽怯知道苗洞裏的藍法師法術甚好素來治鬼有名便管人把藍法師請到家裏來教他將這一干生產鬼驅除乾淨藍法師來的時候手中提了一把九環刀肩上背了一個搭連袋凡是做巫師的到人家行法都免不了要帶這兩件東西藍法師進劉家的門直走到大廳上先把手中的

刀往壁上。一拋壁上。並沒有釘子。却是作怪。那刀一到壁上。就貼着壁。和有釘子掛住的一般。又把肩的搭連袋取下來。也照樣拋向壁上。也照樣掛住了。隨在廳上坐下來。叫人打水來洗腳。劉家當差的提了桶水給他。他教拿一個篩米的篩子來當差的。不知有甚麼用處。祇得拿一個篩子給他。他把那桶水向米篩裏一倒。點滴都不洩漏出來。他就在米篩裏洗了。脚湖南人家裏廳堂中間都有一個神龕。或是供奉祖先的牌位。或供奉旁的神像。這種神龕。劉家自是一般的安設了一個。藍法師洗過了脚。即閉目坐在神龕前面。不言不笑。和老僧入定一般。約莫經過十來分鐘。才立起身。與劉守禮打招呼。劉守禮便將

做夢的情形說出來。並問應該怎生處置。藍法師在這裏轉念頭的生產鬼。共有六個。我方才都見了。面六個之中。最厲害的祇有一個。不容易收拾。他以外都不難對付。劉守禮半信半疑的說道。不容易收拾的。也得煩法師收拾。看需用些甚麼東西。請法師說出來。我好照辦。藍法師道。需用的東西。府上都是有的。且等說妥了。我就一樣一樣的寫出來。劉守禮問道。甚麼事得說妥呢。藍法師道。用我的法術保產。有兩種辦法。單保目前這胎。產時大小平安。不受些兒驚嚇。這很便宜。祇要三千三百文。一斗米。米先去錢等產後。來領若要保你一家六十年內。沒有難產的事。那麼得謝我六十串錢。十石米。錢米都得當

時給我劉守禮問道六十年你都死了錢米都當時給了你你有甚麼憑據給我使我相信六十年內家裏沒有難產的事呢藍法師道我自使你相信的憑據我的身體不待六十年必死然我的法術六百年尚能有效劉守禮聽了雖不大相信然劉家很有財產六十串錢十石米算不了甚麼便靠不住真能保那們久也沒甚要緊當下就一口答應要藍法師作保六十年的辦法藍法師立時寫了一張需用物事的單子劉守禮看那單子上除了尋常敬神所需用香燭錫箔黃表之外還要瓦罐六隻犁鐵一副炭火一盆鐵練一條劉守禮也猜不出有甚用處祇得教人照着去辦一會兒都辦好了陳設了一個香

案祇見藍法師左手端着一碗清水右手拿着一根竹筷子立在香案前頭默念了一會呪詞筷子在水中畫符似的畫了幾轉口中忽然敕了一聲將筷子直豎在水中不偏不倒這碗水就供在香爐的下面燒了些錫箔提起九環刀一面念呪一面手舞足蹈的跳躍猛將刀向瓦罐中一指即時提筆畫了道符封了罐口托在手中對劉守禮道請聽這裏面有甚麼聲響沒有劉守禮雖不相信却不敢伸手去接祇用耳朵就近瓦罐一聽真是作怪裏面居然有婦人哭泣的聲音聽得十分清晰藍法師問道消甚麼聲響呢劉守禮說是哭泣藍法師笑道這是一個最老實的所以最容易降伏說罷又念呪跳躍畫符封

罐又托給劉守禮聽。這隻裏面就聽得旋哭旋訴，訴的都是埋怨姓王的婦人不該勾引他來糾纏的話。如此聽到第三隻，便是長歎的聲音，罵的聲音沒有哭聲了。第四隻裏面更呼着藍法師的名字，罵個不休。收到第五個的時候，念呪跳躍了好大一會，祇是收不進罐。藍法師將頭髮散開來披在背上，口中仍念着呪詞，却不跳躍了。倒豎在香案前面，又好一會，還是不曾將鬼收進瓦罐。已急得藍法師滿頭是汗，了一翻身跳了起來，自行脫了上身的衣服。他早已教人把犁鐵和鐵練放在炭火裏燒得通紅了。這時喝了一口豎篋子的清水，噴在手上，在前胸後背兩膀摸了一遍。教人用火鉗先將鐵練夾了出來，他兩

手接着好像全不覺得燙。人纏麻繩似的纏在赤膊上，燒得皮膚噓噓的響，黑煙跟着響聲往上冒。劉守禮和立在旁邊看的人都肉麻得難過。藍法師纏好了鐵練，復提了九環刀，念呪依然降伏不下。這一來就更可怕了。從火爐裏拿了那燒紅的犁鐵，雙手舉着朝他自己頭額猛力劈下，劈得鮮血直噴出來，劈了六七下，陡然把犁鐵往地下一擲，急急用符封了罐口。解了身上鐵練，手蘸了清水灑在頭額上，洗去了臉上血跡。登時回復了原狀。然後托了瓦罐，教劉守禮聽把劉守禮嚇了一跳。明明白白的呼着劉守禮的名字，罵道：「好！要你有這們狠毒，是這們害我。六十年後自有使你全家俱滅的日子。」罵過劉守禮，又

呼着藍法師的名字。潑口大罵。劉守禮聽了。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藍法師將五隻瓦罐。做一串穿了。說須送出新寧界。劉守禮問道。法師不是曾說有六個鬼。需用六隻瓦罐的嗎。怎麼這裏祇收到五個呢。藍法師道。那一個很乖覺。知道風色不順。早已逃走了。但是不要緊。我有法能使他。在六十年內不敢到這房子裏來。你放心吧。就是。劉守禮聽了第五個鬼所罵六十年後全家俱滅的話。便相信藍法師不是法螺了。藍法師提了五隻瓦罐。盡夜向寶慶道上。走過了新寧界。在一處十字交叉的地方。挖了一個坑。埋在裏面。來回有一百廿多里路。直到次日下午。才回。又在劉家施了些法術。前後門窗都貼了符籙。吃

過夜飯。藍法師辭了劉守禮。獨自歸家。這夜月色甚佳。藍法師帶着些醉意。提了九環刀。背了搭連袋。踉踉跄跄的乘着月色。往前走走。走近一座石橋。在那萬籟俱寂的時候。忽然聽得有隱隱的哭聲。他醉眼模糊。也看不出是甚麼人在甚麼地方哭。一步一步的走上橋。覺得哭聲更近了。並聽出是女子的哭聲。便停步揉了揉眼睛。跟着哭聲看去。果是一個女子。坐在橋柱上。掩面而哭。藍法師乘着酒興。走近前一看。雖沒見着面貌。不知是美是惡。然就那身材。丰度看來。可斷定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子。祇管掩住面哭。並不知道有人來了。的樣子。藍法師禁不住問道。大娘子爲甚麼三更半夜的一個人坐在這裏哭。你家

住在那裏甚麼事委屈了可以說給我聽麼那女子半晌才擡起頭來望了藍法師一眼仍帶悲哀的聲音說道我的婆嫌我不會做活時常教我丈夫打我今日打的我太苦了我不願意在他家背着他們逃了出來想回娘家去因路遠了走不動又不認識路徑所以坐在這裏歇息心裏越想越難過忍不住就哭起來說時連連拭淚不止藍法師借月光看那女子的面貌很有幾分動人的神采加以嬌啼宛轉更容易使人發生憐憫他的心思遂接着問道你娘家在那裏呢姓甚麼呢那女子道姓張就住在張家集我已走迷了路不知張家集在那方藍法師道張家集麼從這裏去還不上五里路我歸家正得走那裏

經過我送娘子回去罷那女子低頭躊躕了一會道好可是好祇是我兩脚已走得腫痛起來了寸步都不能移動這便如何是好哩藍法師道終不成就在此坐一夜嗎走不動也得撐扎着走呢那女子漸漸的轉了笑容用那極柔媚的眼波矚了藍法師一下立時漲紅了臉低下頭去不做聲藍法師問道娘子有甚麼話要說何妨直說出來那女子又忍了幾忍才低聲說道請你攙扶着我走好麼藍法師道我是苗子娘子是漢人並且我是男子怎麼好攙着娘子在路上行走呢那女子似覺很羞愧一會兒說道夜深沒人瞧見救人救澈望行了這方便藍法師點了點頭道我就攙扶着你走罷那女子欣然伸手給藍

法師攙着走了半里路。藍法師見他走得很吃力似的。自己攙扶他的那條臂膊也覺有些脹痛。便放手教他且坐下。換一隻手攙扶那女子坐下。即撫摸兩脚。呼痛說實在不能着地了。藍法師這時的酒意完全沒有了。一面捻着脹痛的臂膊。一面思量道。我每條手膀至少也有五百斤實力。怎麼攙扶一個這般大小的女子。走了半里路。就會脹痛到這一步。咧。即算喝多了一口兒酒。也不應如此乏力。藍法師心裏正在猜疑。祇見那女子笑盈盈的說道。你救人救到底。啊。請馱着我。走到家。自然重重的謝你好麼。藍法師覺得人世不應有這們不顧恥的女子。心裏已斷定是個妖物。但是也不畏懼也笑嘻嘻的應道。祇要

你肯給我馱着走。我有甚麼不可說着。隨將身蹲下。那女子真個不客氣。兩手抱定了藍法師的頸項。兩脚攔腰夾住藍法師。怕他逃走。左手捻了一個訣。右手提着九環刀。走了幾步。那女子似已覺得被藍法師識破了。即時想掙脫逃走。奈爲訣所禁。已逃不了。祇得在背上亂動。藍法師一反手。抓了過來。一看那裏是人呢。分明是一隻大母雞。使用九環刀洞穿雞腹。插在一株大樹底下。口裏呪道。六十年後。我徒弟自來。赦你。據藍法師說。這隻母雞便是從劉家逃出來的。生產鬼。

藍法師記

藍法師打虎
向愷然

藍法師的魔術既有那們好膂力更是絕倫時常一個人到深山窮谷中打虎他打虎的法子完全不與那些獵戶相同他照例帶一把六十斤重的鋼叉一條大布手巾遇了虎的時候他左手執定鋼叉向虎立着口中喊道張三來此比武却是奇怪那虎一聽藍法師的呼喚立時收斂了威猛之氣從容走到鋼叉面前將兩隻前爪朝叉尖上一撲呼的一口噴藍法師一臉唾沫藍法師的右手已握着大布手巾準備唾沫一着臉忙用手巾揩去隨將手巾往腰裏一納騰出手來倒握着叉柄左手一下右手一上猛力翻將過去虎的兩隻前爪既撲在叉的兩邊小枝上又是這們一翻虎的身軀必也跟着仰翻在地正枝的叉尖乘勢點到了虎的咽喉祇略略刺下虎即就斃不能動彈了有時遇着很凶狡的虎一下刺不着仍照着這次的樣從新喊張三來比武同樣不改變的又來一回第二次就沒有刺着的了據說藍法師在十年之中陸續所殺的虎已差不多一百隻了都是用這個法子殺死的從來不曾殺過第三叉苗峒裏也有許多苗子當獵戶他

們。苗。子。獵。虎。沒。有。像。藍。法。師。這。個。樣。子。的。十。成。之。中。有。五。成。是。用。毒。藥。的。小。弩。箭。那。種。毒。藥。極。猛。烈。無。比。真。是。見。血。封。喉。各。人。用。的。都。是。各。人。自。製。沒。有。得。購。買。製。法。各。人。不。同。最。厲。害。的。毒。藥。是。用。幾。種。極。毒。的。草。和。從。盧。蜂。尾。針。上。螫。出。來。的。毒。水。盧。蜂。比。黃。蜂。大。三。四。倍。螫。人。那。怕。螫。在。不。關。緊。要。的。地。方。都。能。使。人。立。刻。昏。倒。腫。痛。到。十。天。半。月。還。不。能。全。好。若。是。這。人。接。連。被。三。隻。盧。蜂。螫。了。縱。有。藥。解。救。不。至。送。了。性。命。然。這。人。從。此。以。後。皮。膚。病。是。到。死。不。能。醫。好。的。這。就。可。見。得。那。尾。針。上。出。來。的。毒。水。毒。的。很。厲。害。了。但。是。既。有。這。們。毒。又。有。誰。肯。拚。着。性。命。去。捉。住。盧。蜂。取。出。那。水。來。應。用。呢。並。且。一。隻。盧。蜂。能。有。多。少。水。更。如。何。

能。取。的。下。來。呢。這。不。是。理。想。之。談。嗎。不。然。不。然。凡。有。這。理。想。便。許。有。這。事。實。苗。子。取。這。種。毒。水。的。方。法。說。出。來。甚。是。平。常。盧。蜂。和。黃。蜂。的。性。質。有。些。區。別。黃。蜂。的。窠。巢。不。是。在。樹。枝。上。便。是。在。人。家。房。簷。下。若。要。取。黃。蜂。尾。針。上。的。毒。水。倒。不。容。易。盧。蜂。窠。都。是。在。山。上。的。土。窟。窿。內。每。窠。比。蜜。蜂。還。多。幾。倍。苗。子。要。取。這。毒。水。終。日。在。山。裏。尋。覓。盧。蜂。窠。尋。着。了。的。時。候。却。不。去。驚。動。他。做。一。個。記。號。在。窠。旁。邊。等。到。沒。有。月。光。的。黑。夜。身。上。穿。着。很。厚。的。棉。衣。頭。臉。手。脚。都。遮。護。好。了。僅。留。一。對。眼。睛。帶。上。眼。鏡。在。眼。鏡。未。來。中。國。以。前。聽。說。是。用。兩。片。琉。璃。皮。早。就。預。備。好。了。數。十。個。猪。尿。泡。吹。得。圓。鼓。鼓。的。前。胸。後。背。腰。間。足。上。全。繫。滿。了。猪。尿。泡。

手○中○拿○一○個○竹○纜○子○火○把○走○到○盧○蜂○窠○跟○前○將○火○把○
幾○揚○盧○蜂○擁○護○蜂○王○比○蜜○蜂○黃○蜂○還○要○忠○勇○一○見○火○
把○祇○道○是○來○侵○害○王○的○全○體○飛○出○窠○來○圍○繞○着○這○人○
亂○螫○火○把○不○熄○螫○也○不○住○這○人○立○着○不○動○直○待○身○上○
的○猪○尿○泡○被○螫○的○次○數○太○多○漸○漸○的○洩○了○氣○鼓○不○起○
來○了○才○丟○了○火○把○悄○悄○跑○回○家○中○將○尿○泡○中○的○毒○水○
一○滴○一○點○的○積○了○起○來○是○這○般○弄○了○十○次○八○次○即○夠○
這○人○一○生○的○使○用○了○這○種○毒○藥○弩○射○在○猛○獸○身○上○行○
不○到○一○百○步○就○死○所○以○用○的○最○多○有○二○成○用○攔○路○網○
網○是○拿○絲○繩○織○成○的○製○的○方○法○和○樣○子○都○極○簡○單○然○
不○論○其○麼○猛○獸○一○到○了○網○底○下○便○莫○想○脫○逃○網○的○大○
小○不○過○見○方○兩○丈○網○眼○有○酒○杯○粗○細○網○的○兩○邊○縛○在○

兩○根○茶○碗○粗○的○杉○木○上○把○杉○木○斜○斜○的○豎○着○網○中○間○
縛○一○隻○小○猪○或○小○羊○小○狗○都○使○得○離○地○尺○多○高○猛○獸○
來○到○切○近○眼○裏○祇○看○見○猪○那○裏○知○道○這○猪○是○不○能○動○
的○呢○一○口○將○猪○啣○了○自○然○拖○着○就○走○這○中○間○一○拖○兩○
邊○斜○豎○着○的○杉○木○便○撲○地○倒○了○下○來○那○網○就○跟○着○覆○
在○猛○獸○身○上○了○猛○獸○到○這○時○候○無○有○不○驚○得○亂○竄○的○
這○網○却○是○軟○的○兩○邊○又○有○木○條○壓○住○了○越○是○亂○竄○越○
纏○絆○了○四○脚○有○時○奮○力○往○上○一○躍○就○更○被○包○圍○得○不○
能○出○來○了○因○兩○根○杉○木○原○在○兩○邊○網○才○能○平○覆○在○地○
下○猛○獸○從○網○中○間○往○上○一○躍○兩○根○杉○木○不○跟○着○這○一○
躍○合○併○做○一○塊○兒○了○嗎○祇○要○是○這○們○連○躍○帶○竄○三○五○
回○猛○獸○的○四○條○腿○必○被○纏○得○縮○做○一○團○聽○憑○人○來○處○

置沒絲毫反抗的餘地了。還有三成使用一種叫鐵貓的苗峒裏出產的南竹。最大的有水桶般粗細長到六七丈。苗子揀選最長大的砍下來去了枝葉。在深山虎豹多的地方掘一個四五尺深的窟窿。把南竹插在窟窿裏。周圍用石塊築緊。使攀搖不動。然後拿繩縛住竹梢。極力拉扯下來。彎的和弓一樣。地下再釘一個尺來高的木樁。竹梢上的繩索扣住在木樁上。繩尾便是一大束牛筋線（即彈木棉的弦線。最堅牢耐用）。一根牛筋線上繪一副鐵貓。鐵貓的製法是用兩塊瓢形的鋼鐵合攏來相交的所在。安着彈簧似的鐵絲。緣邊都是很鋒利的鋸齒。張開和獅子口一般。安設在草地上。猛獸的蹄爪一踏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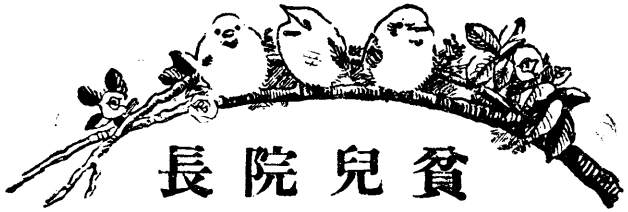
即時合攏起來。將蹄爪牢牢的嚙住。再也脫不出來。獸一踏中了鐵貓。也是拚命亂竄。一牽發了木樁上的繩索。那彎弓般的南竹。久屈思伸。盡其所有的彈力。向半空中彈去。不論有多重的獸。也得彈起來。如魚上釣。懸在半空中。四面不着邊際。除狂吼大叫。而外。甚麼本領也施展不出。獵戶見虎豹上了釣。並不去睬他。由他在半空中吼叫。等過三四日。祇剩得奄奄一息了。才放了下來。這種鐵貓。苗峒裏的獵戶每家必安設三五處。一日有一處鐵貓釣着一隻極大的白額虎。獵戶照例不去睬他。那白額虎吼了半日。忽然沒有聲息了。獵戶覺得詫異。思量這們大的虎。至少也要吼幾日。才沒氣力。吼不出了。怎麼祇半日。

就不做聲了呢。跑到鐵貓跟前一看那裏還有甚麼白額虎。僅有五、六寸長的一段。前脚還被囓在鐵貓的鋸齒裏。面連忙取下來細看。原來那白額虎自己咬斷了被囓的脚。掉下地來跑了。從此以後那附近十來里時常有人被虎咬死了。或咬傷了。據咬傷了的人說。是一隻三條腿的白額虎。許多獵戶得了這種消息。大家都帶了獵具上山想打死這虎。打了一個多月。虎不會打着。打虎的倒被虎傷了。幾個死了。幾個如是異口同聲的說。是一隻神虎。不敢再打了。祇是獵戶雖不打虎了。虎咬人却更加厲害。被咬死了人的家裏實在痛恨。不過幾十家聯合起來計議對付的法子。其中便有人說藍法師如何會一人打

虎。惟有去請他出來才能收服。這神虎計議停當。就備了些禮物一同來到藍法師家裏。備述了三脚虎厲害情形。並說了來意。藍法師道。我平日出外打虎。皆須在祖師前請示。准我去才去。你們的話我已明白了。且等我請過示。再說。藍法師從來請示不准的次數很少。而這回請示打卦竟是不准。祇得回絕。衆人不去。衆人怎麼肯依呢。再四的哀求差不多都要下跪了。藍法師又求了一會。祖師仍是不准。藍法師指着卦給衆人看道。不是我推諉不去。我若不聽祖師的話。就有性命之憂。這打虎不是當要的事。衆人都着急。不知要如何方得。祖師准卦。大家正在爲難的時候。忽然聽得對面山尖上有虎嘯的聲音。不由

得。皆。相。顧。失。色。藍。法。師。也。聽。得。那。嘯。聲。正。待。立。起。身。
 祇。見。自。己。的。徒。弟。從。外。面。跑。進。來。說。道。一。隻。三。條。腿。
 的。白。額。虎。坐。在。對。面。山。上。朝。着。這。裏。叫。藍。法。師。拔。地。
 跳。了。起。來。一。手。從。神。龕。內。把。祖。師。像。拖。下。解。開。前。胸。
 衣。扣。納。入。懷。中。左。手。執。又。右。手。握。了。手。巾。往。外。便。走。
 走。到。門。外。回。頭。向。徒。弟。道。拿。板。斧。隨。我。來。徒。弟。忙。拖。
 了。板。斧。跟。在。後。面。藍。法。師。跑。到。山。上。照。例。喊。張。三。來。
 比。武。那。虎。從。容。將。一。隻。前。脚。撲。上。又。尖。也。照。例。噴。一。
 口。唾。沫。藍。法。師。揩。乾。臉。翻。轉。又。來。那。虎。不。等。到。翻。又。
 已。將。前。脚。抽。退。了。又。翻。了。一。個。空。藍。法。師。又。把。又。豎。
 起。一。連。翻。了。三。次。都。沒。把。虎。翻。下。倒。被。虎。一。口。啣。住。
 鋼。叉。丟。出。幾。丈。以。外。徒。弟。見。師。父。沒。了。又。急。遞。上。板。

斧。藍。法。師。接。着。和。虎。鬥。了。幾。轉。又。被。虎。啣。丟。了。藍。法。
 師。披。散。頭。髮。倒。豎。在。地。下。那。虎。立。在。旁。邊。睜。眼。望。着。
 身。上。的。斑。毛。漸。漸。的。濕。了。和。掉。在。水。裏。一。般。一。會。兒。
 就。伏。着。不。動。了。藍。法。師。立。起。身。折。了。一。根。樹。枝。趕。羊。
 似。的。將。虎。趕。回。家。中。交。給。徒。弟。道。把。皮。剝。下。來。衆。人。
 看。藍。法。師。的。衣。也。通。身。汗。透。了。藍。法。師。進。房。安。放。了。
 祖。師。像。換。了。衣。服。出。來。看。徒。弟。剝。虎。皮。已。剝。到。一。半。
 了。藍。法。師。才。走。近。跟。前。那。虎。忽。然。蹣。了。起。來。一。爪。抓。
 在。藍。法。師。左。臂。上。藍。法。師。沒。提。防。竟。抓。破。了。一。大。塊。
 皮。肉。從。此。不。能。執。又。打。虎。了。虎。抓。過。一。爪。仍。倒。在。剝。
 橙。上。並。不。會。活。轉。來。藍。法。師。計。算。生。平。打。的。虎。剛。剛。
 打。了。一。百。隻。



貧兒院長

畢倚虹

三間朝南的小小平房窗戶全是舊式嵌着雲母片一半已剝落了却用舊的新聞紙糊着抵禦冷風侵襲窗外兩株梧桐樹高出屋頂五六尺在夏天的時候却是濃蔭匝地一院生涼可惜如今已是秋盡冬來滿樹的葉子全彫零黃落飄在地上一陣風來吹得滿階飛舞沙沙作響這三間屋子當中一間是屋裏主人會客之所左一間是臥室右一間是堆書的所在在平常的時候這屋子的窗戶常常開着可憐這屋子的主人如今病了病人畏風窗戶便緊緊的

閉着寒風過處吹得一陣藥香刺人鼻觀還夾着落葉打頭那一種幽澀沈鬱的境界叫人見了心地悽清這屋裏的主人就是貧兒院長黃萬風先生論到黃萬風現在的身分地位不應該住這又舊又窄的屋宇再按到黃萬風經過的歷史和他造成的功業更不應該住這種房子他的同事同志同官以及手下的僚屬十個有九個自己建造高大洋房居住了可是黃萬風做官不會撈錢革命但知盡力辦學一味賠本交友喜於仗義以致弄到現在住

的舊屋還是租來的秋深一病纏綿兩月醫藥之資很不容易張羅呢黃萬風害的是肺癆秋冬之間於肺病最不相宜十月初邊起了一個風信黃萬風的病勢格外沈滯病骨漸漸不支患肺病的人愈是病勢越重他的腦筋愈清神經一些兒不紊亂普通醫學書黃萬風是常讀的將自己的病和醫書上的話印證起來心上老大的明白是不治之症了黃萬風生平又很研究佛學於生死關頭到也曉得很澹沒有什麼解不脫的煩惱可是黃萬風還有夫人和六個兒子四個女兒大的不過才十三歲小的剛剛一周又沒絲毫恒產身後的事簡直說不下去所以對着他自己的夫人還是往往諱病從不肯吐出絕望的話來使他們眼前心酸可是黃萬風背着夫人躺在病榻上思前慮後總是搖搖頭長嘆一聲而已

這一天黃萬風臨時又受了些感冒乾噎了半夜第二天天明又吐了兩口血黃萬風心知不妙向家人要了一面鏡子過來照了一照覺得兩頰內陷神氣蕭索便藏過鏡子不響中飯只能呷了一碗粥還是很勉強的黃萬風交代家裏的人去請裘嗣梧先生來談談黃夫人攔着道你昨夜裏咳了沒得好睡今天精神很差還是休息休息靜養的好黃萬風道我吐了兩口血以後今天胸膈似乎寬暢些也許是頑血既除漸入佳境你莫攔阻我和他有要緊的話說呢

況。且。裘。先。生。是。常。來。的。至。好。朋。友。
儘。可。以。熟。不。拘。禮。和。他。談。話。也。不。
致。十。分。吃。力。黃。夫。人。見。他。執。意。如。
此。恐。怕。十。分。阻。攔。反。引。動。他。的。肝。
火。便。也。不。再。多。說。

下。午。的。時。候。裘。嗣。梧。來。了。一。見。黃。
萬。風。的。面。不。禁。大。吃。一。驚。心。想。兩。
星。期。沒。見。面。怎。麼。一。變。至。此。可。是。
當。着。萬。風。的。面。也。不。便。說。心。中。却。
起。了。一。種。重。大。的。悲。感。萬。風。和。他。
略。談。了。些。病。況。裘。嗣。梧。還。是。想。出。
許。多。樂。觀。的。話。來。安。慰。他。黃。萬。風。

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嗣。梧。你。的。話。
我。聽。了。很。歡。喜。並。且。很。感。激。你。不。
過。只。好。作。爲。你。我。的。希。望。罷。恐。怕。
沒。有。成。爲。事。實。的。這。一。天。了。裘。嗣。
梧。道。切。莫。如。此。說。好。好。的。休。息。些。
時。候。就。可。以。好。了。貧。兒。院。裏。的。事。
好。在。有。紀。杞。人。在。那。裏。管。理。着。你。
暫。且。百。事。丟。開。一。心。養。病。要。緊。黃。
萬。風。道。我。找。你。來。不。爲。別。事。正。是。
貧。兒。院。裏。的。事。我。要。重。重。的。託。你。
呢。說。着。咳。噎。了。兩。聲。裘。嗣。梧。道。我。
不。是。剛。纔。勸。你。休。息。嗎。多。說。話。就。

要。引。動。咳。噎。了。院。裏。有。什。麼。改。革。
的。地。方。候。你。病。好。了。再。辦。也。來。得。
及。
黃。萬。風。搖。搖。頭。道。我。對。於。院。裏。只。
有。辦。的。志。願。沒。有。辦。的。能。力。了。我。
如。今。且。和。你。約。略。說。說。因。爲。歷。數。
生。平。好。朋。友。本。不。多。現。在。在。杭。州。
的。更。有。限。朋。友。當。中。能。談。貧。兒。院。
事。和。能。受。託。貧。兒。院。事。的。人。除。了。
你。竟。尋。不。出。第。二。個。所。以。只。好。拉。
你。來。作。長。談。了。我。生。不。辰。六。歲。的。
時。候。就。爲。失。父。之。兒。靠。着。先。母。以。

貧兒院長

四

針。帶。度。日。艱。苦。卓。絕。也。一。言。難。盡。
廉。吏。子。孫。十。九。貧。寒。孤。苦。我。是。一。
個。貧。兒。出。身。纔。嘗。着。貧。兒。滋。味。貧。
兒。最。苦。的。事。就。是。沒。力。量。沒。機。會。
去。受。教。育。貧。兒。最。危。險。的。一。件。事。
也。是。受。不。着。教。育。失。學。的。貧。兒。好。
一。點。的。是。流。入。下。流。社。會。壞。一。點。
的。便。是。盜。賊。乞。丐。我。總。算。靠。着。先。
母。十。指。力。量。千。辛。萬。苦。將。我。教。育。
成。人。差。能。自。立。所。以。我。發。願。要。拯。
救。貧。兒。拯。救。貧。兒。的。法。子。第。一。要。
給。他。有。充。分。教。育。明。知。這。個。志。願。

太。奢。中。國。貧。兒。世。界。貧。兒。也。不。知。
萬。萬。千。千。憑。我。一。人。力。量。所。救。有。
限。然。而。我。抱。定。宗。旨。能。救。一。個。是。
一。個。能。教。育。一。個。是。一。個。世。界。上。
少。一。個。失。學。的。貧。兒。總。比。多。一。個。
失。學。貧。兒。來。得。好。辛。亥。光。復。我。受。
鄉。老。和。同。志。的。推。舉。叫。我。做。什。麼。
軍。政。府。我。可。是。沒。有。招。一。兵。一。卒。
練。一。營。一。團。也。不。致。什。麼。北。伐。南。
征。我。却。急。急。忙。忙。的。撥。一。所。公。共。
房。屋。提。一。筆。公。家。款。項。辦。了。這。一。
所『貧。兒。院』。當。時。同。志。的。人。全。

笑。我。是。一。個。書。獃。子。可。是。我。也。不。
管。他。們。有。的。搶。着。做。都。督。的。有。的。
搶。着。做。民。政。長。的。極。不。堪。的。也。要。
撈。一。個。司。長。局。長。廳。長。所。長。做。做。
我。這。時。只。要。一。個。貧。兒。院。長。做。做。
同。志。們。要。好。的。說。我。迂。執。吃。虧。不。
要。好。的。却。恭。維。我。行。芳。志。潔。這。些。
議。論。紛。紛。我。也。全。不。理。會。他。專。心。
辦。這。貧。兒。院。可。是。我。不。因。貧。兒。院。
而。貴。貧。兒。院。可。得。着。我。的。勢。力。一。
步。一。步。的。發。達。起。來。是。什。麼。道。理。
呢。我。不。向。都。督。偉。人。去。爭。權。奪。利。

謀。缺。求。差。我。但。不。時。的。替。貧。兒。院。請。求。點。公。款。公。產。所。以。他。們。瞧。着。我。的。三。分。舊。面。十。請。九。准。今。天。的。貧。兒。院。能。夠。立。在。杭。州。城。裏。西。湖。邊。上。佔。這。大。的。地。盤。不。收。一。個。學。費。能。容。納。六。七。百。個。孤。寒。子。弟。衣。之。食。之。並。且。教。授。他。的。學。術。和。技。能。自。問。還。是。我。區。區。黃。萬。風。之。功。然。而。一。半。也。是。時。候。遭。逢。得。好。譬。如。現。在。的。時。代。要。辦。一。所。學。堂。求。官。廳。補。助。經。費。恐。怕。一。個。月。領。十。塊。錢。還。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有。上。

月。沒。下。月。呢。裘。嗣。梧。道。可。不。是。嗎。黃。萬。風。又。道。這。以。上。是。我。創。造。貧。兒。的。歷。史。……說。到。這。裏。又。乾。噎。了。幾。聲。呷。了。一。口。溫。開。水。停。了。一。刻。黃。萬。風。又。道。如。今。中。國。熱。心。辦。教。育。的。人。可。也。不。算。少。那。些。借。學。斂。錢。的。敗。類。且。不。去。說。他。就。揀。那。當。中。正。派。人。說。他。們。那。種。辦。教。育。開。學。堂。是。專。門。預。備。教。育。別。人。家。的。子。弟。而。設。他。自。己。的。子。弟。並。不。送。進。學。堂。有。的。請。了。中。文。西。文。老。夫。子。到。家。裏。悉。心。教。授。有。

的。逕。自。謀。着。官。費。將。他。送。出。洋。留。學。極。力。希。望。他。自。己。的。子。弟。將。來。怎。樣。成。一。個。學。者。怎。樣。成。一。個。博。士。一。面。却。痛。恨。國。內。的。學。校。辦。得。不。好。習。氣。壞。功。課。糟。可。是。一。面。仍。舊。天。天。嚷。着。辦。學。堂。興。教。育。驅。別。人。的。子。弟。進。來。讀。書。受。這。種。教。育。他。自。己。的。子。弟。却。不。在。內。你。想。可。不。是。南。轅。北。轍。言。行。相。悖。嗎。我。對。於。這。一。種。人。是。最。痛。恨。的。比。那。借。學。肥。己。的。還。要。可。惡。所。以。我。的。四。個。兒。子。我。全。叫。他。們。不。許。進。別。的。

學堂就在貧兒院裏讀書有人和我說院是貧兒院院長不是貧兒院長的兒子還沒錢進別的學堂嗎爲什麼還要來佔貧兒的位置我當時笑了一笑道我正要叫我的兒子與別人的兒子受同一的教育換一句話說就是教育別人的兒子和教育我自己的兒子一般我的思想以爲造就少數的自己兒子何如造就多數的別人兒子因此我看自己兒子的分量比別人的兒子較輕希望別人的

兒子比希望自己的兒子更大再說一句違觀的話後人皆是古人之子孫一定要分出張王李趙未免所見不廣我這個病瞧上去凶多吉少要在平常的人招致老朋友來一定將自己的遺孤鄭重拜託可是我並不將我少數的自己兒子拜託我却要將這全院多數的兒童託付了我如今扶病寫好了一封遺書是給當道的信中我却薦舉老兄做我的繼任院長了說罷忙指指枕邊道信在那

裏你現在也不必瞧我死後這封信大概就要發生效力了我要薦舉你別的職務恐怕還有人和你爭我的信便沒效力這種貧兒院長貪圖富貴的人見了這個名目避之若浼一定不會有人和你爭我以友誼的情感要求你良心上擔任到底不要使六七百個貧兒因我一人死活搖動他們的教育前途……這時候黃萬風說話說得太太多未免吃力接連的咳了一陣末後面紅耳赤喘息不平竟咳

出兩口血來

裘○嗣○梧○見○了○這○樣○心○中○十○分○難○受○
忙○道○不○要○多○說○話○閉○目○養○息○一○會○
罷○你○所○說○的○話○我○全○洗○耳○恭○聽○了○
萬○一○竟○有○那○不○幸○的○一○天○我○一○定○
依○着○你○的○話○實○心○實○力○的○做○去○便○
了○黃○萬○風○聽○了○忙○顫○巍○巍○的○舉○起○
兩○隻○瘦○如○枯○柴○的○手○合○攏○來○對○着○
裘○嗣○梧○拱○了○兩○拱○算○是○他○感○謝○的○
表○示○裘○嗣○梧○見○黃○萬○風○已○是○十○分○
疲○困○十○分○危○殆○便○不○敢○久○坐○又○安○
慰○了○幾○句○便○退○出○來○了○

貧兒院長

隔○不○到○一○星○期○那○熱○心○毅○力○手○創○
貧○兒○院○的○院○長○黃○萬○風○先○生○竟○致○
一○病○不○起○他○那○枕○邊○遺○書○竟○感○動○
了○當○道○的○婆○心○派○裘○嗣○梧○做○他○的○
繼○任○院○長○裘○嗣○梧○接○任○的○那○一○天○
召○集○了○全○院○貧○兒○在○露○天○底○下○將○
黃○萬○風○在○病○中○垂○危○的○那○天○和○他○
所○說○一○番○話○仔○仔○細○細○對○貧○兒○述○
了○一○遍○裘○嗣○梧○公○誼○私○情○兩○兩○傷○
感○說○不○到○一○半○已○是○淚○盈○於○睫○只○
得○且○淚○且○說○那○一○班○的○貧○兒○聽○了○
沒○一○個○不○下○淚○說○到○最○後○竟○放○聲○

大○哭○那○號○哭○聲○中○有○的○喊○『○院○長○
』○的○有○的○喊○『○先○生○』○的○還○有○許○
多○喊○『○爹○爹○』○『○親○爺○』○的○可○見○黃○
萬○風○感○人○之○深○許○多○貧○兒○簡○直○尊○
崇○親○愛○他○和○自○己○的○父○親○一○般○了○
又○隔○了○半○個○月○黃○先○生○舉○殯○了○黃○
先○生○後○蕭○條○舉○殯○的○儀○仗○也○很○
簡○單○可○是○那○一○天○全○院○的○貧○兒○臂○
上○全○繫○着○一○方○黑○紗○整○隊○在○黃○先○
生○的○靈○櫬○前○面○走○排○列○得○有○半○里○
路○長○個○個○貧○兒○眼○眶○中○全○含○着○一○
包○眼○淚○有○幾○個○年○長○點○的○貧○兒○

貧兒院長

八

路走着竟不路來一及的用手巾拭淚路上兩旁的行人瞧了都嘆息不止有的人說道上海極熱鬧的大出喪我們也瞧見過不少靈柩前面有學生排隊送的也瞧見

過不少不算稀奇爲什麼這些學生走着哭着如喪考妣呢

按此篇當是寫杭縣汪曼鋒先生（嶽）事黃萬風殆諧聲耳倚虹於曼鋒有知己之感今於

其死也猶託體小說家言以曲傳曼鋒記其言行不以生死變易懷慕曼鋒可謂識倚虹矣嗚呼曼鋒亦老友也讀此不禁黃壚之痛天笑附注

□步寒雲韻寄懷倚虹

（何海鳴）

白雲一線隱虹拳金碧靈光落翠牋信有微言參大義還將小道掩多賢長吟高士閒居賦爲續神交寶劍篇我亦娑婆生意盡湖山日日注心泉

□賦答一雁仍步寒雲韻

（畢倚虹）

何郎匹馬奮單拳落日金陵淚滿牋孤憤已成前度史疏狂未許近時賢看花同是消沈歲（我與一雁俱各哀樂中年矣）買笑空餘懺悔篇（君製老琴師倡門送嫁錄諸作傳誦江國）北望幽燕寄珍重遲君一棧虎跑泉

唱酬虹海



頭髮換長

生果

卓呆

(上)

廿四年前有一個五十二歲的人娶一個十六歲的姨太太

廿四年後的今日就有一個四十四歲的老婦把一個十六歲少年當

做伊的姨太太

這現在四十歲的老婦就是當年十六歲的姨太太

以上三條是這一篇小說的大綱

讀者應當先曉得了這大綱然後

讀正文這小說中的一位女主人

公叫什麼名兒呢曉得了伊名兒

叫甚便可以從頭至尾述伊的歷

史啊怎奈伊的名兒太多連我做

小說的人也不能一一記得只好

揀幾個與伊歷史有關係的拿來

向讀者說罷否則人而無名別說

讀者不便記憶做小說的人也難

以下筆咧伊呱呱墮地之後第一

個名兒自然總是伊父母替伊取

的了叫做無名氏奇了怎麼父母

替伊取這個奇怪的名兒呢因為

伊的父母都是不出面的父母父

親是一個什麼店舖裏的夥計母

親是大悲庵裏一個尼姑二人生

下了這一個非法國民便望育嬰

堂的桶中一拋竟放棄父母權利

沒有替他取名所以做小說的人

頭髮換長生果

不能開口口來代替伊名兒只好假定爲無名氏了不多幾天那洗衣婦阿寶娘在育嬰堂裏將伊領回家去起初的幾天叫伊「毛頭」後來阿寶娘丈夫牛肉阿全替伊取個名兒叫阿巧原來這牛肉阿全雖是阿寶娘的丈夫却不能稱爲阿寶爺因爲阿寶是另外一個爺和阿寶娘生的所以阿全不很歡喜阿寶此刻反愛這阿巧阿巧到十歲這一年牛肉阿全因爲打花會輸了一百幾十塊錢又

被放印子錢的逼着他竟拿起牛肉刀來割斷喉管而死阿寶娘本來不是什麼吃死飯的人不久就和一個做巡捕的揚州老三共同生活了老三眼光很厲害見阿巧生得伶俐便勸阿寶娘將伊趕緊賣去倒可以得幾個錢我們還不如去把這筆錢或是做做什麼生意或是放給人家收利錢你現在養着他只有吃下去沒有生出來要再加七八年纔能生利那裏等得及呢於是阿寶娘也以爲不錯

就與那九阿姨一談九阿姨把阿巧打量了一番便答應一百二十元再多是不要了後來揚州老三在中間說了幾句好話總算一百三十五元將阿巧賣與九阿姨九阿姨就替伊取一個初級的普通名兒叫做小阿囡小阿囡請一位先生來教曲子嗓子不錯先生教伊唱青衣戲倒唱得很有些味兒這麼約摸過了三四年小阿囡居然出堂差了如此小阿囡自然另外有一個名兒不過這一個名兒

不是特地替小阿囡取的因爲九阿姨本來有一個討人叫做倩紅上一節嫁了人現在把這一塊牌子由小阿囡頂下去小阿囡就不能不叫倩紅了這一個倩紅第二的小先生一出堂差倒也很能引起一班人注意第二年就有一位姓高的鄉下富紳要娶伊九阿姨橫搭架子豎搭架子到明年方始談定高老頭子拿出六千元來把這一項交易了結清楚將倩紅接回去藏諸金屋倩紅一入高府倩

紅二字頓時消滅上上下下的人都稱伊爲三姨太太其時大姨太太已在三年前死去二姨太太娶了來不到半年就遠走高飛咧大太太又是終年臥病在床的人三姨太太差不多一進門就是一家的主婦一般無奈伊自己到底還是一個小孩子咧只是把好奇的心來觀察環境除耳聞目見樣樣覺得驚異外其餘什麼也不在伊心上別說是家事了三姨太太進門後的第三年大太太忽而病故

於是高老爺更把三姨太太愛如活寶立刻將伊扶正下人們頓時把稱呼又換了便稱伊爲太太這一位年紀未滿二十歲的太太也真是在莫名其妙的生活中心度日伊也不曉得男女的關係怎樣戀愛是個何等的東西天真爛漫終日伴着那五十多歲的老人難道要叫伊今生跳過此關不使伊嘗到這趣味麼伊剛剛有些懂得男女的關係剛剛有些辨得出戀愛的滋味時事不湊巧這位高老頭的

子到底不配做伊的對手也跟着他老婆赴黃泉路上去了。

高老爺的死從這位年輕貌美的高太太說來真不知道是幸呢還是不幸不過高太太在感情方面的戀愛一部分正是很不自然的要向那五十歲以上老人發展時忽然老人死去頓時伊精神上發生阻礙連這很不自然的戀愛也無從發展咧難道伊永遠不發展麼環境不使伊發展便是很不自然的阻礙這阻礙愈大伊日後的

爆發力也愈強果然不到一二年伊大大的爆發咧你想高老爺一死伊就沒有管束伊的人了伊自己就是一家的主人公手裏有錢伊便有無上之權威上上下下誰敢不服從伊就是有人曉得伊的來歷看伊不起也只得看伊的財產面上不能不趨奉伊了此刻伊在家內既有了無上的權威再擁着三四十萬的財產還怕什麼又很得合家的人心即使偶然有一二個不識時務的人要與伊反抗

伊也可以用最後手段不留他在家也就完了族中的人雖是覷覷伊的財產怎奈伊身旁有一個從前大姨太太生的孩子今年四歲了到底是高老頭子的親骨血族中人也無法可想不出爭奪財產的方法反而只得來恭維伊了恭維了伊總可以金錢上常常叨得些光伊把金錢來買服人心所以個個稱揚人人讚美就是外面遠遠近的鄰舍誰不曉得高寡婦是個會做人情的婦人呢從

此以後大概人家都稱伊爲高寡婦。你說高太太未必就有人曉得。

若是說高寡婦那是無分男女貴賤無有不曉得伊的。因此呼高太太的人漸少。呼高寡婦的人漸多。於是伊的名稱又改成爲高寡婦了。可是這高寡婦三個字要算是伊最後的代名詞了。此後伊的地位上沒有什麼變動。人家對伊的名稱也不會變。咧。雖是還有些人當面或背後替伊取幾個綽號。那不是多數人的事。姑且從略。伊一

生的代名詞已完結。伊一生的樂境纔開場。

(中)

但是伊在高老頭兒除服的時節。外面高寡婦的名聲很不好聽了。一來是伊年輕寡居。再加有錢有勢。人類本來一飽煖就要想到那條路上去的。何況伊是飽煖得過度的人呢。二來伊旁邊一班拍馬屁的人。拍得竟沒有馬料。於是只好迎合着伊的心理。替伊另闢一條新路。引伊到這條路上去。既可

以討好伊。又可以安全我的希望。雙方都是積極進行的人。遇在一起自然成立得非常迅速了。這二十年間伊實在做過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詳細情形雖不容易探得。却還有幾樁可以記他出來。有一個裱畫店裏的兒子高寡婦與他往來甚密。不過那裱畫店裏的媳婦很凶悍。於是高寡婦叫人去運動了裱畫店裏老頭兒老太婆替他們造了十幾間房子。備了兩口壽材。那媳婦纔肯答應把丈夫

租給高寡婦每月二百元租金。一天只限定四個鐘頭到高家去陪伴伊。你想一天二十四點鐘只有四點鐘有。人生樂趣伊自然不滿。足的後來外面難聽的說話很多。據他們說一個叫做金福的僕人也與伊有過關係。這都是金福自己。不好要在一班下人面上搭架子。張牙舞爪起來。自然大家不服他。反要在主人面前去說人家的壞話。人家勢力又敵不過他。便有人說你不放我吃飯。我就不放你。

活命果然有一夜被人在河裏種了荷花。到第三天浮起來。纔曉得高寡婦到普陀去燒香也幾乎鬧出笑話來。打算把和尚都要帶回家裏來。咧此外伊關係的人短期的很不少。不過總逃不了一個公式。什麼公式呢。伊賞識的人大概都不是上等人。并且是個沒有好結果的。這兩句話可以包括伊夾袋中的人物了。伊聲名一壞。族中人便有隙可乘。咧幾個借錢不遂的破靴黨聚着要想敲伊的。

竹槓并且得到一個消息。曉得伊肚子大着足足有了六七個月的孕了。於是就去與一個律師商量了。不曉得借了一個什麼題目。就告伊刑事。頃刻之間把一匹腹大便便的高寡婦捉將官裏去。那班族人見證據已得。還怕什麼。不料高寡婦手下一班人神通廣大。忙替伊廳裏用錢律師處用錢一夜工夫。總花了一萬多銀子。第二天早晨居然將高寡婦保出。到下次開審便請一位醫生來做證人說。

伊有重病。直到伊把小孩子養了下來。還怕什麼。後來兩造對質。已無證據。堂上反說原告姪子不應。該誣告寡孀那女財神大占勝利。日後伊因爲族中窮房太多。時時來借貸敲詐。非常受累。便索性與他們遠離。搬到上海去住了。這一年伊已有三十九歲。那大姨太太生的兒子。早在十一歲時夭折。族中却是有一個應嗣的孩子。伊也並不愛他。并且不很來。所以不帶着他走。

頭髮換長生果

(下)

一住到上海。更不怕親族們了。伊的環境一變。伊的生活也大有變動了。伊見上海的姨太太社會非常時髦。想一想。我是已把這時髦的時代錯過咧。但是我總有些捨不得。這時髦的姨太太三個字。一定要在我這裏也加上這時髦稱呼纔好啊。怎麼辦呢。有了。待我替我們女人多開一條路。我來做個模範。做個首創。娶一個男姨太太來。叫大家看看罷。從前那種度日。我實在不慣。我雖遇見幾個男人。我總覺得不舒服。一來都是偷偷摸摸。不能公然與我在一起。二來我無法管束他。限制他。所以個個是短期至多。也不過三五年。總要一世跟我纔好啊。三來人品到底不是很好。在內地不免因陋就簡。都是些下流人了。此刻我用娶姨太太的方法來選擇。一定可以完美些了。到底是上海地方好在內地。決計做不到的。第一我就要公然養他在家中。下人們或稱他少爺老

爺或索性稱姨太太都行第二那自然我娶了他來他一世不能自由只好由我打發第三人品是不成問題由我放出眼光來看好了伊有了這個目的到第二年居然看上了了一個人咧此人非別是一個綢緞店裏纔進去的學徒叫做許成志他父親是某小學校校長本來等兩個兒子小學畢了業自然要設法把他們送入中學的不料父親去年一死他母親無力叫他們求學把兩個兒子一齊托他

母舅帶入綢緞店裏去學業了高寡婦去買綢緞看上了許成志便與他搭趂起來明天要他送貨物到高公館裏一送幾次就把他留在家裏一面叫人去與他母親交涉表面上只說高太太要收他做乾兒子他母親自然說他父親一死我必須將來靠這兩個兒子賺錢來度日的倘使不去好好學生意日後叫我如何過活呢那打發去的人就說太太收了小少爺做兒子你還要愁吃愁着把家裏的

用度掛在心上麼我們太太有了幾十萬家產難道養不起你們一家麼第二天高寡婦又差此人送一千塊錢給他母親說這不算什麼只好請太太添幾件衣服的倘使用不夠無論什麼時候只消來通知一聲我可以立刻送來的從此以後這高等小學纔畢業年僅十六的少年許成志竟把一千元的身價鬻與高寡婦爲男妾了他母親正是窮得無可奈何有人肯白送錢給伊用伊還有什

麼話說呢。不過兒子是從此藏在高寡婦家裏一步也不出門別說是回去探母親了。有時母親或哥哥去探探成志高寡婦總是竭力的優待他們留他們吃了飯回去臨走時還要送許多東西暗裏再叫成志遞給他們一二百塊錢你想許太太倘使真生了一個女兒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家也不容易有如此利益啊。所以他母親後來去了幾趟也明知不是做乾兒子是做了玩具了。伊也看金錢面

上一點也不後悔一點也不肉痛講到成志自己自然舒服極了一天到晚在那裏經歷向所夢想不到之事差不多要把一世的幸福縮在短時期內一齊享完的樣子農學家說養雞的獲利秘訣是縮短雞的生命叫他在短期內多生卵現在的許成志也大有養雞的樣子。養雞家最考究雞食高寡婦也儘管把極好的東西給成志吃他要怎樣便依他怎樣無論什麼事決沒有辦不到的。最最舒服最

最考究最稱心的要算他的是的。飯菜點心補食小吃等種種食物不過要出門去玩一趟却很不容易得寡婦許可說了好幾次便依他一次用一輛監牢性質的汽車兩個禁卒性質的汽車。夫裝了許成志到大馬路四馬路等處去繞一趟若在夜裏高寡婦便陪着一起去成志身上穿的雖天天在家裏也打扮得很漂亮替他一身一身的做的惟有成志吃的東西高寡婦最注重不獨一一聽成志的點

戲高寡婦還加二加三的替他討

光竟睜不起眼睛來了說話也很

天近一天的要實現了

好所以從成志自己看來也覺得

低當時在高小三年級時田徑賽

* * * * *

別的都是空的惟有這山珍海味

常占第一的氣象是一些沒有了

* * * * *

實實在在是到我肚中去的他母

母親見了那種神氣方始疼伊兒

成志病在床上默想我得到些什

親哥哥吃了一頓飯回去別說那

子然而來不及咧成志的身體雖

麼好處我在此地除了吃得些很

菜攷究得沒有嘗過連這桌上擺

弄到這步地位然而義務還不能

攷究的食品外我得到些什麼我

滿了一桌的菜已經看得呆了這

不盡就算高寡婦更在成志飲食

貪了口腹就必須要盡我的義務

麼過了一年多許成志起初是臉

一方面攷究什麼白木耳什麼哈

要犧牲我最寶貴的東西麼

上黃得亮晶晶白白的眼白也變

士曠只管把滋補的食品藥品給

忽聽得外面遠遠的聲音無非是

成紅不紅黃不黃了後來自然瘦

他吃但是成志的性命總積極的

賣什麼東西的小販們喊着仔細

得異乎尋常樓下走到樓上也總

一天近一天死期那高寡婦娶第

一聽覺得他喊道「頭髮換長生

要喘這麼四五分鐘看見了太陽

二位姨太太來補充的動機也一

果」這聲音很銳利的送入成志

耳中。

成志聽了鬚髯覺得此人在那裏說你把父母遺體逐日刮削他的一部分下來犧牲掉所得到的除非是吃一點精美的食品你實在是過的「頭髮換長生果」的日子啊。

笑按蘇人稱落花生爲長生果。

頭髮換長生果乃係一種「挑

舊貨擔」變相之職業。蘇滬均有之。

頭髮換長生果



乾隆之寶座

(路透)

中國乾隆帝之寶座。現陳列於維多利亞博物院。見者指爲英國所有之最重要中國器具。此座本擬由博物院以廉價購之。但猶覺財力不逮。後由某私人出資購送博物院。此座前在南海宮中。聞尙有同樣一座。現爲中國總統所有。



絕妙之保證 (宜坤)

昔有一人面目可憎。嘗自薦於布商。布商合覓保證。彼遲疑半晌。乃言某商號之御者可爲保證。以爲御者與己有素。必將證彼爲誠實君子。後布商覓得御者其人。詢之御者曰。先生欲知其爲人誠實乎。則彼之誠實。固已屢屢證明矣。以余所知。彼實以竊罪被逮九次。然每次皆得證明無罪而釋放也。豈猶不足證其爲人乎。



金屋啼痕

倚虹

貴人某。多金而盛蓄。姬侍列屋。以居者。不僅金釵十二也。某媼。歷高門。華閱久。善伺主人喜怒。聞貴人某。寶奴僕豐且厚。乃多方。夤緣入其家。執役於貴人之某。姬不。一月。媼告退。去。出。語。人。曰。雖。日。界。兼。金。我。不。堪。此。地。獄。苦。也。衆。詫。怪。請。媼。略。舉。以。告。

媼曰。貴人家有樓。樓凡五楹。前後各二合之。殆十種矣。絕宏敞。樓僅一梯。貴人居樓下。長日踞案。理文書。梯在貴人座後。誰何上下。必經貴人前。婢媼有往來。頻數者。貴人努以目相率。緣梯還樓上。噤不敢聲。貴人盡納諸姬於一樓。姬若干。猝不能舉其數。蓋樓上居者。或姬

或婢。名目繁夥。貴人視之。姬亦婢。婢亦姬。二而一。一而二也。然我輩乃大苦矣。稱謂偶。謬受者。必不樂聞。

貴人遇諸姬。似無所愛憎。何以故。諸姬釵飾均一致。衣履又多布素。月費有定額。數極菲薄。姬侍有點者。瞰貴人有喜色。仰面乞加懋賞。貴人笑曰。人生難。是得温飽。我今温飽。汝恩義。稱矣。尙復何求。於是諸姬除温飽外。亦不敢別有希冀。相與猜嫌。悉泯。以爭妍取憐爲多。

事。零。丁。孤。苦。互。相。慰。藉。一。樓。多。姬。終。歲。無。醉。詬。聲。懾。於。貴。人。之。威。者。半。無。所。爭。無。所。妬。推。誠。相。與。者。亦。半。

諸。姬。親。暱。貴。人。所。弗。喜。也。何。以。故。貴。人。視。諸。姬。直。囚。徒。終。日。岌。岌。慮。其。叛。己。三。五。聚。談。貴。人。疑。爲。沙。中。偶。語。設。爲。貴。人。聞。見。必。嚴。斥。之。或。謂。前。有。數。姬。以。形。影。過。密。相。機。結。伴。宵。遯。貴。人。懲。前。車。時。時。引。以。爲。戒。也。故。多。姬。嘯。聚。一。樓。終。歲。無。聲。息。縱。有。話。言。聲。絕。細。如。蠅。防。爲。貴。

人。聞。也。歡。笑。聲。更。不。敢。作。偌。大。一。樓。正。如。啞。國。陰。森。之。象。大。可。怖。人。樓。之。四。周。初。咸。有。窗。以。諸。姬。故。闌。以。鐵。梗。鐵。梗。以。外。障。以。鐵。沙。玻。璃。

亦。易。以。堅。厚。磨。紗。者。春。秋。冬。禁。啓。玻。窗。但。許。透。光。夏。則。弛。禁。然。亦。僅。許。啓。其。半。入。夜。嚴。扃。如。故。其。實。窗。外。復。有。崇。垣。卽。諸。窗。洞。啓。但。能。微。窺。天。日。他。亦。無。所。覩。也。顧。貴。人。日。猶。戚。戚。防。範。之。或。疏。我。輩。以。勞。力。傭。工。非。姬。非。婢。寧。能。坐。此。牢。籠。耶。諸。姬。長。者。已。四。十。許。人。稚。者。才。十。

六。七。婢。則。十。三。四。乃。迄。二。十。悉。備。十。三。以。下。之。婢。貴。人。弗。欲。延。之。登。樓。似。不。合。貴。人。之。所。需。也。貴。人。歲。必。納。新。婢。二。三。逾。年。婢。而。妾。矣。故。婢。數。之。增。亦。妾。數。之。增。婢。無。止。境。

妾。亦。無。止。境。推。陳。出。新。一。樓。濟。濟。也。貴。人。此。中。亦。大。有。斟酌。年。事。稍。長。進。御。已。數。者。驅。而。之。後。樓。新。進。少。艾。則。否。樓。中。人。私。諡。後。樓。爲。枉。死。城。以。置。身。彼。中。去。死。日。近。貴。人。有。嚴。令。無。論。姬。或。婢。上。樓。之。日。非。得。貴。人。諾。不。得。下。其。實。貴。人。

永無允許下樓之一日。歲朝令節。貴人亦不責諸姬。以禮法不必拜。跪慶祝貴人。匪蔑禮。唯恐諸姬下樓。耳姬婢中有病者。貴人亦禁醫。登樓。貴人諳藥性。出丸散之屬。相餉。有服而愈者。有因以不起者。亦有殮碟牀。第微呻疾苦。意若求醫者。貴人亦屹然弗爲動。蓋貴人之意。死一人。事小。毀一樓之法。事大也。必香消玉殞。貴人乃許其軀殼下樓。

門外事不知。即樓下是何境界。亦茫然。吾得間偶述都市變遷里巷瑣屑。姬詫爲異聞。余曰。貴人不與言。耶姬泫然曰。婉嬾枕席惴惴其慄。寧敢問闔外事乎。貴人有尺籍。凡姬婢皆注其姓名於上。附以賣身文契等。餘白則注月費若干。某衣已給。某飾已製。開卷瞭然。不謬毫髮。一日某姬向貴人索衣。貴人謂記得已畀汝矣。姬泣陳無之。貴人乃發篋檢籍。知所記訛謬。因是樓中人皆知貴人

有此版圖。貴人治國有賢聲。殆家齊而後國治也。貴人治樓。威重於恩。稍不遂意。卽責交至盛怒。每呼人操杖。最難堪者。往往迫侍媼。以鞭其所事女。主媼或遲疑。不敢奉命。貴人叱媼曰。主人唯我。彼輩皆雞豚。汝猶庖耳。我呼庖人殺雞。奚不操刀。其剛愎類此。午夜夢回。一樓人靜。有時聞嬌啼隱泣聲。宛轉哀鳴。正貴人扑作教刑也。明日問伙伴。被刑者何罪。其事又絕細。貴人慣於細過。用

重典此其中蓋別有見地歟

卽雜用必需物品亦依時送樓不

者卽流產亦未聞或云貴人老矣

貴人位尊僚吏咸詣府白事以故

憂匱乏因是諸姬月費一無所耗

或云貴人多慾而寡男其實非也

貴人恒不出門有大典偶出微拽

貴人隔年必一收謂交我爲爾輩

貴人固知醫凡有姬侍未御必先

樓門砰然鎖合巨斧莫能關貴人

彙存寄諸銀行子母相權可成巨

飲以藥趣其斷育蓋貴人計慮至

歸投匙乃啓門外有邏者樓上媼

數諸姬烏敢抗雙手以奉貴人乃

周密恐母以子貴不易制足以壞

有事出必奉命於貴人貴人諾得

席捲而去微聞貴人語人曰小人

樓法毋寧其已終其身可在我囚

出及門守者遍身摸索乃放行夾

挾金必懷異志此亦貴人消弭異

禁箠策中也諸姬有知貴人深心

代傳遞雖片紙尺楮皆犯禁入門

志之策略也諸姬以一身且非己

者恆歎曰是殆置我輩於萬劫不

檢查亦然大凡貴人御下愈親近

有身外之物又何論焉

迴之地獄中耳

者其疑愈甚待我如罪人云胡能

貴人有妻妻有兩子皆異宮充貴

尤有一事亦可怪世之納妾蓄婢

堪

人下陳者無憂嫡室之相凌願有

者志在漁色如貴人樓上羣雌或

樓上飲食茶水皆有媼專司其事

一事絕奇樓上諸姬無一生子女

老醜或多病或蠢劣固不必說餘

亦。裙。布。荆。釵。類。村。姑。十。九。皆。黃。瘦。
 枯。腊。以。言。色。殊。不。足。漁。以。貴。人。之。
 力。不。難。致。天。下。佳。麗。奈。何。戀。此。危。
 樓。大。開。地。獄。以。收。魔。鬼。知。之。者。言。
 謂。貴。人。好。名。不。敢。羅。黠。色。以。速。謗。
 貴。人。嗜。慾。貴。多。而。不。暇。抉。擇。且。美。
 人。之。絕。豔。者。必。負。驚。才。貴。人。量。力。
 正。恐。不。易。馴。伏。故。歲。糜。有。限。之。金。
 錢。以。收。買。無。限。啼。饑。號。寒。之。弱。女。
 色。遜。而。慾。固。可。縱。也。以。是。因。緣。貴。
 人。樓。上。有。人。滿。之。患。

我。不。忍。貪。得。微。金。坐。觀。地。獄。乃。決。

金屋啼痕

然。捨。去。臨。去。之。前。一。夕。有。數。姬。乞。
 我。致。聲。其。父。母。謂。身。入。侯。門。其。存。
 其。歿。家。莫。聞。知。我。一。一。依。其。居。址。
 遍。訪。多。已。屋。是。人。非。不。可。究。詰。蓋。
 滄。桑。幾。度。矣。在。諸。姬。之。父。母。遙。望。
 高。樓。猶。以。爲。其。女。得。近。貴。人。依。託。
 得。所。庸。詎。知。已。墮。落。地。獄。中。耶。



妻之問題種種

尺 厂

某君嘗發其議論曰。妻之問題。根據於中國是否承認爲一夫一婦制之國。法律上是否規定。中國能否破棄宗法制度。不能破棄宗法制度。無子當如何救濟之。須先解決此問題。然後可以廢妾。

某君又謂。一夫一妻制。是否爲世界上最良好的制度。現在世界除中國外。大多數都用一夫一婦制。然而社會學家已漸漸起疑問。此亦關於妻之問題也。



一星期的買辦

倚虹

從前的老輩每每不贊成子弟住在上海他們總認定上海是青年子弟最不相宜的場所然而青年子弟却非常的歡喜住在上海非常的愛戀上海未到上海來的希望來已到上海的捨不得去有許多青年子弟因爲在上海沒有固定的職業對於家庭提不出一個

久居上海的理由於是急急忙忙要想在上海尋職業他那意思並不在職業之如何宗旨不過要借這名目達到他居住上海目的罷了社會上的魔鬼最多他揣測上海有這班急求職業的青年他便設出方法以職業來求人許多戀愛上海的青年怎麼會不墜其術

中呢列位不相信請看我這一星期的買辦」

何仲明是南京何中堂的第二個孫子是一個個儻的少年他在二十歲以前全是極力去做「紈袴」兩個字的歷史他的足跡也不出南京他的活動力也不出秦淮河他的最遠的目的地不逾「下關」他的慾望也不過希望在釣魚巷裏討一兩個揚帮妓女置之金屋而已不想光復以後到了上海纔曉得上海的繁華勝過南京

千○百○倍○他○嘗○和○朋○友○說○南○京○除○了○
做○督○軍○的○有○爭○戰○的○必○要○在○我○們○
賺○起○來○南○京○無○一○毫○可○以○留○戀○的○
價○值○於○是○決○計○久○居○上○海○可○是○何○
仲○明○的○老○太○爺○老○太○太○還○雙○雙○在○
世○雖○然○溺○愛○何○仲○明○仲○明○說○什○麼○
兩○老○總○依○著○他○此○次○他○要○全○家○搬○
到○上○海○仲○明○的○父○母○可○不○能○貿○然○
答○應○了○仲○明○的○父○母○所○持○的○理○由○
說○全○家○遷○滬○一○則○開○支○太○大○入○不○
敷○出○二○則○南○京○的○房○屋○財○產○沒○人○
照○管○豈○不○可○惜○因○此○否○決○了○仲○明○

的○建○議○無○奈○仲○明○戀○著○上○海○一○定○
不○願○意○走○後○來○仲○明○的○父○親○沒○法○
便○對○仲○明○道○你○當○然○隨○我○們○老○夫○
婦○和○其○餘○的○人○一○齊○回○南○京○去○高○
房○大○廈○豈○不○舒○服○你○如○果○上○海○有○
一○件○職○業○那○也○不○妨○一○個○人○留○在○
這○裏○少○年○人○原○是○要○開○創○做○事○的○
不○能○和○我○們○老○朽○比○可○是○空○空○洞○
洞○的○若○沒○有○職○業○萍○飄○絮○泊○的○獨○
居○上○海○有○何○趣○味○徒○多○耗○費○還○是○
回○南○京○的○好○萬○一○悶○起○來○不○妨○偶○
而○來○逛○幾○天○這○一○番○話○仲○明○的○父○

二
親○也○總○算○說○得○詞○意○委○宛○愛○子○之○
心○無○所○不○至○了○
仲○明○聽○了○暗○暗○打○算○我○如○要○在○上○
海○非○尋○一○個○職○業○不○可○他○既○說○了○
這○話○我○尋○着○了○職○業○他○只○好○讓○我○
久○居○此○間○了○於○是○仲○明○也○不○和○他○
父○親○辨○論○先○讓○全○家○搬○回○南○京○分○
頭○託○朋○友○替○他○尋○職○業○仲○明○的○朋○
友○向○來○只○知○道○仲○明○揀○熱○鬧○地○方○
去○頑○要○從○沒○聽○見○他○要○尋○職○業○如○
今○一○旦○聽○見○他○說○尋○職○業○大○家○全○
奇○怪○起○來○以○為○他○是○頑○話○後○來○仲○

明再三的催朋友替他尋職業。那朋友對他道：「老實說上海灘上職業是不少，可不是你能做，你肯做的好事體，人家也不見得肯來找你吃重的事體，你又幹不了。局面小的事體，你也決不幹。上海雖大，要尋一個與你合宜的職業，竟不可得呢。只好徐以圖之罷了。」說這一番話的那個朋友，却是一個正經人所說的話，也是針對何仲明一些不假無如何，仲明極不願意聽。

一星期的買辦

隔了幾天，仲明又和別一個朋友談起那朋友姓張號曉仁，是在一引洋行裏做事的，他和仲明雖是酒肉之交，可是張曉仁常常將洋行裏新到的貨樣，什麼鋼表呢，自來水筆呢，紙烟夾子呢，等等拿來送點給仲明。仲明因此與他比和別的朋友略為親密些。張曉仁聽仲明要在上海做事，當時極力贊成這一層，已經先得仲明的歡心了。隨後問仲明要尋什麼樣子的職業，仲明道：「我初出來，單人獨馬，

做事也不敢存十分奢望，你替我留意罷了。」張曉仁道：「你也要提出幾個條件放在我肚皮裏，我方可替你去尋頭寸。」仲明道：「第一要名稱好聽，因為名稱不好，與我身分門第不稱，家嚴一定不贊成的。第二要職務清簡，因為事體太繁太苦，老實話我是吃不落的。反要鬧笑話，最好有人做了事，起好了稿子，叫我簽簽字，接接頭，最好第三薪水花紅也不可太少。你想我一人，在上海便是不賭不嫖，做一個

一星期的買辦

規矩人起居飲食酬應遊戲已經月費不支既有了一個職業似乎也不能再時常向家嚴開口要錢。我算了一算至少每月總非三百塊錢不可張曉仁一面聽著一面點頭道你這三個條件一些也不錯而且條條腳踏實地聽上去似乎尋這適合頭寸的事體很難然而上海灘上千千萬萬的行家有事沒人做的也很多機緣湊巧也許有這樣的局面候你呢我代你留意罷了仲明再三的拜託他一

番而別

隔了五六天張曉仁來尋何仲明了他說巧極了巧極了我們行裏大班和我說他們同國的朋友設了一引行名喚湯白洋行已經開張了一年多了他行裏分三部一部是機器部一部是軍裝部一部是花邊部機器軍裝兩部已請兩個廣東人做買辦了花邊部因為初初開辦還沒請定了人大班對我說湯白洋行的大班託他物色人材要精明強幹有身家廣交際

四

的華人方肯延聘聘贖的人雖然不少但是湯白大班不輕允許我聽了這話狠替你一喜第一這個職業名目是「湯白洋行買辦」說出去也堂皇走出去也漂亮老太爺聽了外國人請你去做買辦一定狠歡喜狠贊成的豈不是與你第一個條件相符麼第二事體很輕鬆每天早上九十點鐘到行與大班接頭十二點出來吃飯兩點鐘再進去與大班再會會面四點一刻反鎖了寫字間大家全散

了。逢著禮拜六下午還可以不到。何等寫意。何仲明含笑。道：「好，好，不過我的外國話不大行，除掉打撲克上邊幾句話和拍拉瑪上本上幾個名詞，還記得其餘全說不上來，如何能和外國人談天。豈不僵煞。張曉仁道：「這一層何用費心。你說得不好，可以由你另請翻譯。翻譯的佣金由大班擔負。你何必害怕。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到了行裏聽人說說不銷三兩個月，包你眼面前幾句話一定對答如流。

一星期的買辦

了。何仲明道：「花邊我是外行，既做了買辦，我怎麼辦呢？從何下手？」張曉仁道：「浦東一帶，有編造花邊的工廠，他打聽你的行裏收花邊，他們自會帶著樣子尋上門來，你再替他和大班磋商行情，磋商定了，大班付銀子收貨，你拿康密沁，豈不省事。寫意，再者你手底下也有三四人，用著零碎事體，你可以不管，不問總其大綱而已。」何仲明道：「談了半天，這買辦一席

有多少錢。薪水花紅呢？」張曉仁見問忙湊過去道：「這一層更合你的條件了。薪水每月三百兩，寫字間用的翻譯書記式老夫等等一切歸你僱用，行裏准其每月開支二百兩，多下來是你的好處，不足由你貼總算一切由你包辦，連你自己的薪水五百兩銀子一月，這是呆薪水，不問有生意沒生意，可以坐支的。至於花紅，康密沁生意的大小而定，大概是有一個九三扣，譬如做十萬銀子的生意，你坐穩

一星期的買辦

有三千兩的好處。倘如做到一百萬。就有三萬的利益了。說罷。深深的對何仲明一揖。道。恭喜。恭喜。真是你老哥的發財機會到了。

何仲明聽說笑得合不攏嘴。道。照你說來。已經代我說成了。張曉仁道。成還沒說成。因為不能不先來問你。一聲。得你一個同意。何仲明道。既然與我所說的條件相符。你老哥怎不替我決定了呢。這種好事。萬一被別人搶去。豈不可惜。張曉仁道。這也不是那種登報招請。

買辦恐怕讓人知道了。這是極秘密的機會。不是內裏人怎會有這種好機會。何仲明道。那麼費心。你就去替我說。一說定局。省得夜長

夢多。

張曉仁道。但是有一樣湯白的大班。也有一個條件。所以我要你見許了。方能去說。定何仲明道。什麼條件。張曉仁道。論到這條。件真可謂極寬極穩的了。大班要你墊款三千兩。何仲明道。他不給我一個錢。先叫我付他三千兩。我未免太

六

不上算。了。張曉仁道。湯白大班。手面很好。決不少你這三千兩銀子。用所謂墊款者。髣髴和押櫃差不多。因為以後他有許多銀錢貨物。在你手頭。出出進進。萬不能不有一點押櫃做個信用保障。況且你這三千兩分兩期交。第一期你只交現銀一千五百兩。可是他出一張二千兩的簽字收據。給你總算五百兩。是預付你一個月的薪水。開支的其餘一千兩。你開一張一星期以後的支票給他。就是了。算

出第二期的款子他收到支票他也寫一張收據給你萬一將來你和他分手這三千兩照數連六釐官利算還分文不少你想目前只出三千兩銀子每月有五百兩的呆收入又有意外的花紅做的又是洋行買辦好席面這種便宜事體高尚職業從何處去尋呢真所謂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呢

何仲明躊躇道三千兩銀子我手頭一時還湊不出來我明天只好

回南京一轉向家嚴說明了帶款子來再定局罷張曉仁道你如果是決定的那麼我先替你說定了免得爲捷足先得我的意思最好在南京未去以前銀子未交以前你和湯白大班見一見說說定付銀子遲兩天三天也不要緊你付了銀子再去起薪水辦事就是了

何仲明道狠好狠好

第二天午後張曉仁介紹了何仲明到湯白洋行去見大班華德萊先生何仲明又帶着他一個堂房

阿姪去因爲阿姪在梵王渡讀過三年書會說外國話同了去做個親信的翻譯果然華德萊開出條件墊款銀子和薪水數目與曉仁所談絲毫無誤華德萊又說了幾句親善的話何仲明非常高興當場便說定了約定三天後交銀子簽定合同再入行辦事何仲明別了華德萊趕緊奔到南京見了他父親報告這個情形他父親也將信將疑說沒有這般好事罷仲明道父親如不相信可以同去付銀

一星期的買辦

子見外國人查看合同他父親道
既靠得住就去照辦我年紀大了
懶得到上海外國人更怕見了明
天叫帳房裏替你匯三千兩去但
是要一切格外謹慎外國人的頑
意兒千萬不可大意何仲明領命
欣然赴滬

到了預約的那一天何仲明仍同
著堂阿姪帶了一張一千五百兩
即期莊票和一張一星期後三月
四號的銀行一千兩支票去便與
湯白大班華德萊雙方簽定合同

各執一紙存照將那銀票支票付
給華德萊時華德萊也簽了一張
收據給他兩次收據一次簽好收
據上却寫明白是三千兩何仲明
拿着非常得意心想五百兩的薪
水先到手了華德萊又將何仲明
領到一間不大不小沿馬路的寫
字間去指定這就是花邊部的寫
字間那間屋子光線很好寫字檯
等類也約畧有些陳列何仲明狠
爲滿意華德萊道如果嫌布置不
精儘管重新安排今天是二月廿

八

六號布置收拾總要兩三天那麼
就請你三月一號來正式辦事罷
仲明一算二月只有廿八號兩天
功夫雖甚偏促但是趕緊的辦起
來還趕得及便答應一准三月一
號就職

二月廿七八兩天正是何仲明督
率書記翻譯式老夫組織寫字間
的期間張曉仁又時時來做顧問
何仲明不惜工本又添了幾件沙
發兩張柚木寫字檯幾扇油畫頓
時將一間小小的寫字間布置得

安。安。貼。貼。買。辦。何。仲。明。的。那。張。寫。字。檯。上。格。外。收。拾。得。整。潔。漂。亮。什。麼。墨。水。壺。筆。架。膠。水。吃。墨。紙。硬。板。案。上。日。曆。大。小。信。封。信。紙。白。鋼。絲。的。文。具。籃。一。切。應。有。儘。有。非。常。齊。整。檯。角。上。又。安。設。了。一。架。買。辦。專。用。電。話。機。可。以。一。面。寫。字。一。面。聽。電。話。何。仲。明。是。預。備。職。務。忙。起。來。時。不。得。不。如。此。未。雨。綢。繆。也。正。是。他。的。好。處。

姪。也。就。了。翻。譯。一。席。他。的。小。舅。子。也。就。了。書。記。一。席。替。他。拉。包。車。的。阿。二。也。高。升。了。就。了。式。老。夫。的。一。席。但。是。職。雖。就。了。寫。字。間。裏。除。了。仲。明。的。幾。個。嫖。友。來。道。喜。以。外。沒。見。一。個。花。邊。交。易。的。人。走。進。來。進。去。見。了。一。次。大。班。華。德。萊。華。德。萊。問。有。什。麼。事。何。仲。明。的。翻。譯。回。答。沒。有。事。華。德。萊。臉。上。狠。露。出。厭。惡。的。神。氣。來。何。仲。明。只。得。帶。着。翻。譯。退。出。自。家。寫。字。間。來。以。後。雖。想。走。進。去。和。大。班。談。談。但。恐。怕。惹。他。的。

厭。惡。只。好。不。見。面。了。仲。明。的。堂。姪。也。狠。贊。成。不。去。見。大。班。因。爲。久。不。說。外。國。話。說。多。了。狠。覺。得。吃。力。呢。何。仲。明。率。領。着。阿。姪。小。舅。子。株。守。在。寫。字。間。雖。有。些。沈。悶。但。是。子。細。一。想。不。去。管。他。坐。着。也。有。錢。擊。坐。坐。何。妨。盼。到。四。點。鐘。一。敲。飛。也。似。的。出。來。到。了。酬。應。場。中。大。家。問。起。總。說。是。從。行。裏。出。來。似。乎。非。常。光。寵。有。時。夜。深。了。大。家。還。要。拉。着。仲。明。打。撲。克。仲。明。道。我。不。能。奉。陪。了。明。天。九。點。鐘。還。要。到。行。遲。了。大。班。

找不着我又要說閒話呢那有你們可以睡晏覺的舒服自由呢說着還帶着幾分苦惱的神氣然而態度却是非常得意呢因爲不如此一般嫖客和妓女不曉得他是洋行的買辦了

何仲明如是謹慎從公的約有兩三天實因一無所事不免厭氣起來心想我接手花邊買辦以後那軍裝機器兩部買辦還沒去拜訪過雖然你管軍裝我做花邊各幹各事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總算得

在一個行裏辦事大家不照面似乎禮節欠周想這裏便帶了一張名片踱出自家寫字間到隔壁軍裝買辦那裏去何仲明此事狠懂得點洋行規矩先用兩個指頭獨獨在門外敲了兩下裏面答應一聲「康姆音」仲明便走了進去誰知進去一瞧仲明大爲詫異只見那軍裝寫字間裏的人七手八脚在那裏收拾捆紮油畫掛片全卸下來倚在牆根字紙倒得滿地像煞就要搬家的神氣仲明

不知何故還未開口問話那軍裝寫字間的人先問仲明尋誰仲明道我來尋這裏買辦鄺先生那人問仲明貴姓仲明心中好笑一家人竟會不認得一家人了當即不多說什麼挖出一張名片那人一瞧笑了一笑道就是在隔壁麼仲明點點頭那人領仲明到裏間去坐下只見一位蒼黑面孔四十歲以外的廣東人愁眉不展的靠着寫字檯坐着那廣東人見了仲明的片子起立招呼仲明問了貴姓

纔知那廣東人正是軍裝買辦。鄺先生。鄺先生劈就頭問仲明道。何先生來行有多少時候了。仲明答道。剛進來不到一個禮拜以後一切還要請鄺先生指教洋行的事。小弟沒做過。實是外行。鄺先生道。何先生進來墊款。墊了多少。仲明道。慚愧得很。墊不出多少。只墊了三千兩。鄺先生道。全付了嗎。仲明道。已付了二千。其餘一千出的是支票。還沒到期呢。鄺先生道。快點快點去。止付。仲明忙問何事。鄺先

生道。我們全是中國人。我不能不關照你一聲。我們全上了這滑頭外國人的當了。仲明聽罷。急問怎樣。鄺先生道。這華德萊原來是一個外國流氓。他開設這洋行。原是假戲騙人。外國廠家並沒一些聯絡。我進來。除已墊付五千兩外。另外還做了兩三筆生意。有一宗是替江西辦軍火。已付了四千兩的定銀。直到如今。貨色一點沒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定戶追得不得了。我去問這滑頭華德萊。他一

派支吾也。交不出外國廠家電報來。我又秘密的查出他幾件詐騙證據。那邊機器買辦林先生也是上了當。他共總被他騙了一萬一千多兩。比我還要吃虧。現在我和林先生聯合起來。已經請了律師在領事衙門裏控告他了。此刻我正收拾一切預備和他吃官司。怎麼何先生一點不曉得嗎。何仲明聽了。狠爲發急。一想錢已被他騙去。還不必說這麼一來。這居移氣。養移體的買辦。做不成了。

未免可惜當下只得問計鄺先生

鄺先生道你第一步趕緊去止付

那未到期的。一千兩支票。第二步

你也趕緊收拾收拾散夥。最好也

加入我們這控告以內向華德萊

追償損失。不過看上來追也是枉

然這樣辦一辦可以叫華德萊滾

蛋。回國省得再在上海害人何仲

明沒了主意只得點頭稱是何仲

明還想再談片刻鄺先生立起來

送客道我此刻還要到外國律師

那裏去商量辦法恕不奉陪了何

仲明只得出來心想機器買辦那

裏也可以不必去了紛亂的情形

大概也和鄺先生這裏一般無二

沒精打采的只得回到自己寫字

間來他堂房阿姪見老叔面如土

色而回不知就裏以爲是受了軍

裝買辦的搶白正要問時仲明歎

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打開那往

來的銀行支票存根來一查抄出

那付給華德萊支票號碼來正式

的又寫了一封信蓋上印鑑圖章

立刻差人送到銀行裏去不到四

點鐘便先走了

四號的那一天仲明仍舊到湯白

洋行去以觀動靜一看軍裝機器

兩間屋子全空空如也曉得鄺先

生的話不是欺人之談正要和堂

阿姪小舅子說明原委收拾滾蛋

不提防到了十一點三刻的時辰

外面送進一封洋文信來要仲明

親自簽字收拆仲明簽字收下了

只見信封左角上有一行中國字

是『匈賴西大律師公館』仲明

纔知道是外國律師的信抽開一

看全是洋文急忙叫堂阿姪去看堂阿姪一口氣也看不十分了解急急忙忙又查了半天字典總算弄明白了。一句一句的譯出來是。

據敵當事人華德萊委託所有閣下應付華德萊之一千兩支票一張今日到期華德萊赴銀行支取時該銀行拒絕不付以致敵當事人損失甚鉅茲敵當事人委任本大律師向閣下要求第一速將應付之一千兩尅日照付第

一星期的買辦

二賠償敵當事人因此損失銀一萬兩正該兩款限二十四點鐘內如數交至本大律師公館倘逾期不交或有意延玩本大律師即向法院以刑事控告閣下混用僞支單詐騙之罪矣勿謂言之不預也此致

何仲明先生 甸賴西大律師啟

二月四日十一點鐘

何仲明讀了一遍急得一身冷汗半晌透不出氣來連忙搖電話給

張曉仁問計還是他小舅子明白點勸仲明不可去問曉仁恐怕是曉仁和華德萊串通一氣豈不問道於官何仲明問那麼不問曉仁又怎樣對付他小舅子道我有一個主義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這時候還來得及你先坐中車回南京一到內地外國律師也立時立刻無所施其技否則在上海就要吃他的眼前虧果真鬧到公堂判到西牢那真坍臺坍足了我們也捲旂息鼓的走了豈不省事已付的

二千兩譬如丟下水豈不就完了嗎仲明一時沒了主意也只得如此辦法

仲明的堂姪道這一走了事的辦法只能顧目前終非長策難道我們爲這一千兩銀子的關係永遠的賣斷上海這條路不成仲明道對呀叫我從此不到上海我辦不到我情願罰三四千兩銀子了事堂阿姪道我有一個法子一面呢老叔暫且走出租界避一避一面呢老叔將所有和華德萊訂的合

同以及何賴西的信一齊交給我我認識一個外國律師叫根茄甸的翻譯叫他想想什麼和解的法子究竟這件事十成有八成是華德萊騙我們不是我們騙他們有理不怕打官司一逃逃了不見那倒顯見情虛了反爲不妥仲明道這話一些不錯事不宜遲就這麼辦恰巧已是十二點鐘吃中飯的時候於是不知不覺的何仲明帶着他的堂阿姪小舅子包車夫升任的式老夫反鎖了寫字間一溜

烟出了湯白洋行何仲明立刻到南京暫避小舅子也進城去躲一躲堂阿姪因爲要去尋根茄甸律師辦正式交涉只得仍在租界一連過了三天何仲明在南京接着他堂阿姪的信說根茄甸律師翻譯已將這件案子前後查過可以包仲明打贏官司不必怕他一切有那根茄甸保護至於根茄甸律師費用並不要仲明分文不過預先講明將來華德萊那邊追出來多少銀子全歸根茄甸總算仲

明不費分文了一場刑事官司。仲明接到這封信心安了一大半。第二天又搖搖擺擺大模大樣的到上海去了。正要去找他。阿姪不想在東方旅館的電梯裏頂頭碰見了舊同事軍裝買辦鄺先生。鄺先生見了仲明先問道：「何先生你怎麼不到行裏去搬家具？何必便宜房東？何仲明問：「怎樣？鄺先生道：「華德萊讓我們控到領事衙門。以後領事狠公正，曉得他是一個流氓敗類，因為要保全他們國裏

商人名譽起見，不能不再辦一下。當時判決驅逐出境，永遠不准來。華某銀行裏他還有二千五百兩銀子存着，沒有支完，領事便判歸我和機器買辦林先生瓜分了。你如果也告他一狀，也可以按股分點呢？」何仲明道：「華德萊已經動身了。嗎？鄺先生道：「昨天綠烟凶的輪船出口，領事已押他上船。這時候早已在東洋大海裏了。湯白洋行裏的物件，我和林先生的已經取回。你那一間依房東就要打開門。

來搬動是我關照他，不許擅移。你趕緊明天去收拾收拾，究竟搬幾張寫字檯沙發回來也可以。抵抵損失。鄺先生說完了，自去。何仲明感謝不盡。何仲明聽了好生歡喜。華德萊自己犯了詐騙罪名，驅逐回國。賴西律師那封信當然不生問題。根茄甸律師那裏也可以作為罷論。少了許多糾纏，心裏非常舒服。好像犯罪的囚徒得了天恩大赦一般。第二天去搬回寫字間的寫字

一星期的買辦

檯沙發等件何仲明見這許多寫字檯旅館裏也擺不下去和小舅子一商量託了一家轉運公司運回三張到南京家裏給他自己的兒子做書桌仲明的夫人見了心中暗暗的歡喜道現在丈夫真是改邪歸正時時刻刻紀念着家了居然也曉得替小孩子買兩張書桌回來從前他只知道買東西送婊子那裏想着自家的兒女啊唉！誰知道這兩張寫字檯正是他丈夫何仲明做一星期買辦的

成績品呢



情

情場之下爲恨海

波轉

曠達之人才能蹈情網
誰能評定情淚之價值

微陶

心坎裏美人之影即爲其無形之情人

雲

情海之波浪洶湧險惡

恨海聚情淚而成

怕人山水

卓 呆

怕人山水

蔡北樵有了十幾萬家私。雖不能與巨富的人家競爭。也總算是一小康之家。了一個人。只消不愁吃。不愁着便大可以享福。啊無奈蔡北樵有福不會享。他喜歡自尋煩惱。弄得廢寢忘食。一刻也沒有閑暇的工夫。真是苦極了。若是別的有錢人。那倒還不要說起。一心在那裏想用着他的資本。或放債。或經商。把種種獲利之法。可以掣來添加他的財產。蔡北樵不同。那裏有這種心思。什麼財產。什麼金錢。都不在他心上。本來他家的財產。也不是從北樵自己手裏多起來。還是他父親做了半世牛馬。喪了一片天良。纔弄得這幾個臭錢。北樵既不是自己親手得來的家私。自然不知道金錢的滋味。不知道得他來的艱難了。因此他對於財產二字。實在很淡然。雖不想去把那些金錢。由我來蕩盡。也不想利用着資產。借此去生利。退一步說。就是他現在的樣子。似乎是把金錢保守着。其實並不是他存心在那裏保守。不過不去加多。他不去減少。他僅僅把他吃用支去一點兒。生活費罷了。總而言之。北樵竟不明白金錢有什麼好處。所以他對着金錢冷淡極了。但是。一個人生在世上。除了那些心如木石的人。嗜好總

免不掉的。蔡北樵有了家產，不能把運用金錢去做嗜好，却有些不相稱。這就不能成一個第一等有錢人的資格，說得不好些，便是守財奴。北樵既沒有做第一等有錢人的趣味，要在第二等有錢人社會裏討生活，一輛汽車幾位姨太太金錢，只去不來的娛樂，他也沒有這樣的嗜好。不對，他在年輕時或者有過以上兩種嗜好也。論不定我想就是他自已對着以上兩件事，即使沒有興趣，他旁邊一班門客之類見主人年輕多財，一定要引他到這兩條路上去了。然而無論他年輕時對於別種事情有什麼興會，現在五十歲以上的蔡北樵，竟一切不能打動他的心了。爲什麼呢？他變了心如木石的人了麼？不對，他有

一樣極大的嗜好，把他腦海中所有的嗜好一齊代替了。下去咧，這嗜好是什麼呢？是繪畫。蔡北樵的廢寢忘食，就是爲了此事。蔡北樵研究過繪畫，沒有蔡北樵向來愛畫麼？不愛。蔡北樵懂得畫麼？不懂。那麼他怎麼有這動機會發奇想的要研究繪畫呢？却有一個極大的感觸，記得在前年四月初三日全國名畫展覽會開會的第一天，蔡北樵偶然因着友人的勸誘也過去參觀了。只見擠得人山人海，名畫也五花八門的，委實不少。參觀的人個個嘆賞讚美。蔡北樵也連連點頭不止。那麼蔡北樵懂得壁上掛着的畫麼？不是的。蔡北樵的嘆賞不是嘆賞那壁上的畫，乃是嘆賞那無數參觀的人見了一張紙上青

的黃的塗了幾筆竟會叫他們這麼感動的啊因此北樵也大爲感動他因着愛這許多人嘆賞也間接的愛起畫來了所以他的愛畫實實在在是間接的他並非愛畫的本身乃是愛畫的可以叫許多人嘆賞他並不懂得畫的好歹不過懂得畫是會叫許多人嘆賞的東西罷了紅葉生的一幅山水雖只有幾筆定價要八千元那知竟有七個人要爭購於是用競賣的方法來售去最高數竟漲到一萬五千四百元被一個外國富翁來買去的蔡北樵見了這個結果心裏又是大大的感動一下他纔曉得畫這件東西有如此勢力怎麼不叫人佩服呢不過北樵的佩服這一幅紅葉生的山水倒絕對的不是看了他得

到一萬五千四百元的價值有些眼紅他的佩服不在金錢也不在畫這畫竟有這麼許多人肯出重價來爭購乃是蔡北樵所佩服不置的蔡北樵的愛畫也就是從這一天起的也就是爲這一件事發生的他愛了畫他就愛學畫他愛學畫的目的並不是希望將來一幅畫可以得巨萬價值乃是盼望着他的畫將來也有許多人嘆賞也有許多人爭購他就達了目的了金錢並不在心上只有名譽是他的主眼那最要緊的中心點本身的畫也沒在他心上所以他雖是學畫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手裏雖在那裏繪畫心裏並不在那裏繪畫手裏用筆繪畫心裏已想着他的畫什麼時候可以陳列到展覽會去什麼

時候。可以。得多。數人。嘆賞。什麼。時候。可以。叫。許多人。爭購。了他的。學畫。也不。請。一個。名師。來。教授。又。不在。名家。面前。討教。他只是。把自己的。意思。畫着。連。人家。的。畫本。也不。看一看。倒。很。熱心。的。一天。到。晚。寫。生。他。以爲。畫。這。件。東西。無。非。把。森。羅。萬。象。將。他。移。到。紙。上。來。所以。只。消。會。寫。生。就。好。用。不。着。什麼。先生。世界。上。所有的。物體。都是。我的。先生。用。不。着。臨。什麼。畫本。安。知。我。將。來。不。比。這。畫本。好。呢。因此。北。樵。絲。毫。不。假。借。他人。不。求。教。畫家。只是。自己。畫。着。他。畫。得。非。常。熱。心。自。朝。至。暮。除。了。一。日。三。餐。的。時。刻。外。總。是。執。筆。繪。畫。近。來。連。這。所。謂。一。日。三。餐。也。真。只。有。一。刻。兒。工。夫。時。間。極。短。非。常。潦。草。了。有。時。吃。得。極。急。有。時。只。吃。一。半。

有。時。索。性。不。吃。所以。大家。當。他。發。瘋。了。他的。學。畫。一。天。用。功。一。天。實。在。他的。對於。畫。竟。一。天。不。懂。一。天。了。并且。竟。可以。說。他。從。來。也。沒。有。懂。過。因此。畫。出。來。的。也。不。像。畫。與。道。士。畫。的。符。差。不。多。不。是。旁。人。更。要。疑。心。他。有。神。經。病。麼。這。麼。鬧。了。一。年。他。更。不。對。了。家。裏。的。寫。生。他。有。些。厭。咧。從。此。天。天。到。郊。外。去。寫。生。了。起。初。還。是。每。天。出。去。一。趟。後。來。索。性。一。去。總。是。六。七。天。不。回。來。也。不。曉。得。人。在。那。裏。有。一。次。他。出。去。了。一。個。多。月。回。到。家。裏。又。畫。了。幾。天。於。是。有。一。天。把。他。一。班。門。客。邀。集。在。廳。上。又。把。他。幾。位。子。姪。輩。也。叫。來。他。就。對。他們。幾。個。人。說。我。費。了。許。多。時。日。的。苦。心。我的。畫。成。功。了。居。然。不。使。我。失。望。我。自己。看。得。很。滿。足。單。單。

叫我自己看總不行自己的眼光不免有些偏見現在要在我自己以外求人批評了我自己以外的人第一個自然應當叫我賤內來看了這畫求伊批評不過我想不好一來伊眼界太小也未必懂得什麼二來伊與我究竟是夫妻不能得正確的批評總難免有袒護的地方因此要茶和你們商量請你們來觀賞一下批評一下他說完就到裏面去取出一大幅山水來給大家觀看他們一看那裏像畫呢不過幾個門客正在沒有事情做的時候本來苦着覓不得拍馬的材料與機會現在事情來得湊巧自然也不管好歹看也與不看不一樣大家一味稱讚暗想此時還不讚他幾句我們也真太不知趣咧講到北樵

的幾個子姪輩本來曉得這位長輩的脾氣他的一舉一動向來不許人家說他不好的何況是他無日無夜最擔心着研究的畫呢因此差不多當他一種義務的樣子雖畫得很不成畫也滿口稱讚他是名畫否則恐怕掃了他的興蔡北樵見大家都說他畫得好他竟非常滿意從此他天天要邀集了他們把他畫的各種畫逐一拏出來要他們批評了這麼一來大家就很爲受累在第一次時大家以爲這是偶然的事所以勉強敷衍稱讚他幾句想不到弄得他高興起來天天要我們在畫的面前來受罪了到了現在還是只能讚他不能說他不好豈不是難受麼還有一層從前第一次大家不過粗看一下那倒還

受得下。此刻天天要看，并且稱讚時，還要說出他的理由來，好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好，那不是一定要細細兒的看了麼？大家仔細對畫上一看，實在覺得他畫的到底不知像什麼東西，也是墨團西也是水跡，看得衆人又好氣又好笑，有幾個忍不住的便笑出來了。那第一個笑出來的人，非常靈敏，他一笑之後，恐怕被北樵瞧出來，便故意裝得點頭點腦，乘此且看且笑。大家見了他那副神氣，正在哭不出笑不出的時候，自然立刻學了一個乖，也照樣模仿起來。衆人把忍不住的笑聲，遮飾得非常得體，一個個搖頭擺耳，面帶笑容，對畫看着，其中也有幾個涵養工夫，差一點的，只好閉着眼睛，做出默思之狀，也有幾個對

着畫，不能多看，特地將視線從畫上避下來，不料兩個人的視線，恰巧互相接觸，你對我瞧瞧，我也對你瞧瞧，二人一覺得難爲情，也止不住的笑了。他們沒有法子笑了出來，便很覺不安，那知蔡北樵倒出於希望之外，他天天見大家只有稱讚，今天臉上，一個個都有笑容了，不是一個好現象麼？一定我今天這一幅山水，比往日幾幅，有大大不同之點，含着在內。其實北樵的畫，還有什麼兩樣？他畫來畫去，總是幾幅可怕的山水，人家一見了這山水，真駭怕啊！比畫的鬼還要怕，不是可以稱他爲『怕人山水』麼？今天北樵得了這樣成績，十分滿意，曉得自己的畫已經成功了。第二天他又想我幾個子姪輩和幾個門

客未免還靠不住。因為他們到底不免要跟了我的口氣說話待我再來換一班人試試罷。因此他把合宅的下人一起聚在廳上掛着畫叫他們觀看。問他們像不像。好不好。他們一個個口口聲聲的說道。很像很好。他們數十人擠在一處。有幾個身體矮的。立在家背後連畫也沒有瞧見眼睛。雖看着別處。口中居然連連說畫得很像。畫得很好。並且沒有一個人到沒有一個人不願意看都擠得不堪的。要想擁上前去。你道什麼緣故。因為有幾個靈敏的門客早已料到要有這種舉動了。所以已經預先逐一關照過他們。說道。主人倘使叫你們去看畫。你們不能有不願的樣子。要做得非常高興看了之後。不管懂

與不懂。必須稱讚他好。否則你到了月底恐怕生意保不住了。下人們一嚇。自然牢記在心。現在聽得主人叫他去看畫。曉得是飯碗出入的事。啊。所以個個人很熱心。很巴給有幾個最討好的。連腳還沒踏到廳上。嘴裏已在那裏說畫得好。咧。北樵見了這種情形。自然已深信不疑。本想再掛到門前去給一班與我素不相識的路人看看。後來覺得不好。那些路人最下等的。也不過與我們家裏的下人差不多。何必多此一舉呢。我們家裏的下人一看也可以代表那些一般的人了。況且我的畫既經很有人賞識。自然已成名畫。怎麼可以掛在門外呢。不是太褻瀆這幅畫麼。現在我的畫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的人都很

滿。足。自。然。不。用。再。把。什。麼。人。來。試。驗。了。有。一。天。北。樵。忽。然。想。道。聽。說。古。來。有。名。的。畫。不。但。能。夠。使。人。感。動。還。能。叫。鳥。獸。蟲。魚。也。辨。別。不。出。真。偽。來。我。的。畫。既。已。極。好。何。不。把。動。物。來。試。試。呢。不。是。比。人。強。得。多。麼。我。明。天。不。如。把。一。幅。最。大。的。山。水。掛。到。鳥。獸。等。最。多。的。野。裏。去。我。想。飛。鳥。見。了。畫。中。一。棵。大。樹。必。定。會。來。啣。那。樹。上。之。果。罷。走。獸。見。了。畫。中。一。條。小。河。必。定。會。來。喝。那。河。中。之。水。罷。北。樵。打。定。主。意。明。天。當。真。拏。來。那。幅。大。山。水。趕。到。野。中。其。時。正。是。四。月。裏。天。氣。風。和。日。暖。一。個。牧。童。吹。着。一。管。短。笛。引。得。飛。鳥。在。樹。上。集。着。不。散。地。上。還。有。幾。頭。牛。一。羣。羊。鬍。髯。都。在。那。裏。聽。這。笛。聲。北。樵。暗。想。不。錯。音。樂。與。畫。完。全。是。一。樣。的。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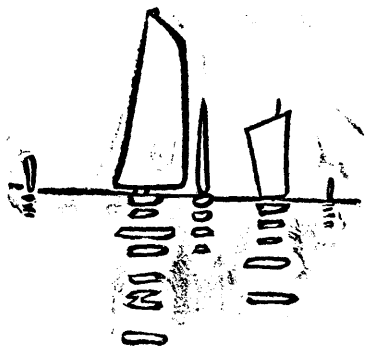
也。能。感。動。動。物。畫。也。如。此。於。是。北。樵。即。忙。把。那。幅。畫。張。掛。在。牧。童。的。旁。邊。不。料。這。畫。一。掛。出。來。樹。上。的。飛。鳥。突。然。一。齊。逃。走。下。面。的。牛。羊。也。往。數。十。步。外。吃。草。去。了。北。樵。好。生。奇。怪。啊。直。等。到。夕。陽。西。下。還。是。沒。有。什。麼。動。物。過。來。就。是。原。有。的。也。逃。得。干。干。淨。淨。了。北。樵。好。沒。趣。啊。把。他。二。三。年。間。的。希。望。一。齊。沈。入。海。底。失。神。似。的。趕。了。回。去。頓。時。生。起。病。來。了。病。勢。倒。也。很。厲。害。幸。虧。他。夫。人。能。幹。打。聽。得。了。他。病。的。來。源。便。對。他。說。這。決。不。是。你。的。畫。不。足。感。動。動。物。大。概。是。你。所。選。的。地。方。不。好。過。一。天。我。來。陪。你。去。由。我。來。揀。選。了。地。點。包。你。那。畫。中。樹。上。的。花。可。以。引。蝶。草。上。的。果。可。以。引。鳥。北。樵。一。聽。頓。時。精。神。百。倍。跳。將。起。來。問。道。你。

這話當真麼。那麼我病也好了。明天你就陪我去。他夫人說可以。一定陪你去。應當用那一幅畫。今夜且交給我。於是北樵仍舊把前天那幅畫交給伊。第二天夫婦二人携了畫。乘着車子出去。離了市稍不多路。他夫人吩咐停車。二人徐步過去。北樵總以為還要過去些。咧不料就在幾家人家一條小浜。兩隻坑缸的附近。他夫人以為地點很好。北樵說這裏有什麼鳥獸呢。他夫人不語。忙將一幅畫掛在人家壁上。掛好了。二人到四邊去散步。一下歇了一點鐘。光景回來。他夫人笑盈盈的指着畫上道。你看啊。一刻兒工夫不是畫上有東西來了麼。北樵一看果然有七八個蒼蠅。兩三個蜜蜂。他夫人又道。我們就在這

裏已經有如此成績。再搬得遠些。必定什麼鳥獸都會來了。你今天病還沒好透。就此回去罷。你總可以安心了。北樵見了蜂與蠅已經有些滿意。再加夫人一勸。當真肯回去了。正要想走時。瞥見牆後閃出三個小學生來。一見那畫一個先嚷道。這幅畫很大啊。一個道。大雖大。畫實在畫得太不行。大概是國民小學二年級畫的一人。道對啊。我們三年級裏畫出來到底要好一點。咧北樵聽着突然一陣頭暈。幸虧夫人扶住。慌忙叫車夫過來。帮他上車。他夫人暗想。我昨夜好容易在畫上塗了糖汁。今天可以聚幾個蜂與蠅。引得他快活一點。不料依舊被這三個小學生弄壞了啊。

怕人山水

北樵在車子上頭腦中已沒有畫只是在那裏循環的想着那家裏的門客與子姪合宅的下人旁邊的夫人蒼蠅與蜜蜂野中的鳥獸市梢的小學生究竟誰是我正直的伴侶呢



拿翁軼事

(金慎忻)

拿翁之后爲某國公子拿愛之而其後則另有所歡及拿敗流徙荒島其後先與所歡遁矣拿聞之殊不怒殆英雄之雄概已隨滑鐵廬一役而俱喪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430B



1628255